國朝寶鑑卷之三十一

宣祖朝八

【壬辰】二十五年春二月遣大將申砬李鎰巡視諸道兵備鎰往兩湖砬往京畿海西閱月而還○夏四月十四日倭賊大擧入寇陷釜山鎭僉使鄭撥戰死陷東萊府府使宋象賢死之平秀吉以我國不許借途遂發諸島兵二十萬親領至一岐島以平秀家等三十六將分領以馬島主平義智及平調信行長玄蘇爲導船四五萬艘蔽海而來是月十三日乘

曉霧渡海釜山僉使鄭撥鑿沈戰船盡率兵民守堞翌曉賊圍城百匝乘西城外高處叢砲如雨撥守西門拒戰良久賊衆中矢死者甚衆撥矢盡中丸死城遂陷東萊府使宋象賢盡驅境內民兵及招旁縣兵入城分守兵使李珏自兵營馳入俄聞釜山陷托言我大將當在外犄角即出陣于蘇山驛城遂被圍象賢登城南門督戰半日而城陷象賢甲上被朝服坐椅不動賊兵遂集欲生執之象賢以靴尖拒踢之遂遇害城之將陷象賢知不

免手題扇面云孤城月暈大鎮不救君臣義
重父子恩輕付家奴歸報其父復興既死平
調信見之歎悼為棺斂埋於城外立標以識
之甲午兵使金應瑞見清正於蔚山清正具
述其死義狀且許家人收尸返葬衛以出境
命贈吏曹參判官其子一人庶人申汝櫓從
象賢象賢遣歸途中聞釜山陷謂人曰吾臨
亂不可負恩還入城同死云○賊報之至也
大臣備邊司會賓廳啓請以李鎰為巡邊使
下中路成應吉為左防禦使下左道趙儆為

右防禦使下西路劉克良爲助防將守竹嶺
邊璣爲助防將守鳥嶺起復前江界府使邊
應星爲慶州府尹然無見兵只令自擇軍官
以行自此陷敗之報續至都城大震時徵四
方兵未至李鎰率壯騎軍官六十餘人行收
兵得四千餘人促程馳赴臺諫啓請宜使大
臣爲體察使檢督諸將李山海請遣柳成龍
從之金應南爲副使成龍問策於申砬砬曰
李鎰以孤軍南下而無後繼體察使雖下去
非戰將宜使武將星馳先往爲鎰後繼成龍

乃與應南請對先遣申砬 上召問砬砬亦
不辭遂以爲都巡邊使行將發 上引見砬
賜寶劒曰李鎰以下不用命者皆斬之時
上以金汝岉才勇可惜命於防禦緊要處定
配立功自效（先是汝岉以前義州牧使坐事被逮）汝岉出獄成
龍召與計事大奇之啓曰臣今始見汝岉論
兵事不但武勇才略過人請置幕中資其籌
策 上許之砬又請臣曾鎭西路知汝岉非
但才勇乃忠義之士請付臣先行 上又從
之砬所部都中武士材官並外司庶流閑良

人能射者數十人令朝官各出戰馬一匹助之行收旁邑兵僅八十人◯倭入尙州李鎰兵潰走還從事官弘文校理朴箎尹暹防禦使從事官兵曹佐郞李慶流判官權吉皆死鎰到聞慶狀啓待罪還踰鳥嶺趨申砬軍◯賊兵入忠州申砬敗死初砬軍次丹月驛獨與數人馳至鳥嶺看審形勢金汝岉曰彼衆我寡難以抵鋒宜守此險阨以禦之又欲據高丘逆擊之砬皆不從曰此地不可用騎當於原野一戰遂狀啓請貸李鎰從軍自効遂

引軍還入忠州城汝岉知必敗乃遣奴寄書于子澄曰三道徵兵無一人至者男兒死國固其所也國恥未雪壯心成灰仰天噓氣而已砬仍引兵出屯彈琴臺(在忠州邑內五里)背江而陣是月二十七日賊踰嶺至丹月驛翌曉分路大陣直入忠州城左軍循達川沿江而下右軍循山而東從上流渡江戈戟耀日砲響震天砬衆大潰而賊已四圍人爭投水流屍蔽江砬與汝岉馳射殺賊數十人皆赴水死李鎰從間路入山遇倭數三射殺得一級渡

江馳啓朝廷始知砬敗死兵曹遂貫鎰罪○以吏曹判書李元翼爲平安道巡察使崔興源爲黃海道京畿都巡察使皆即日發遣以將有西幸之議而元翼曾爲安州牧使興源爲黃海監司皆有惠政爲民心所附故使之先往撫諭以備巡幸○是月二十九日夕
上聞忠州敗報出御東廂議決西幸之計大臣等啓事勢至此車駕暫幸平壤請兵天
朝以圖恢復掌令權悏請對請守京城柳成龍啓曰悏言甚忠但事勢不得不然仍請分

遣王子於諸道呼召勤王兵以圖恢復世子
隨駕以行 上許之○是月晦日 上西幸
上既決西幸之議闕內吏僕等喧譁而退俄
而衛士盡散更鼓斷絶夜深李鎰狀啓始至
云賊今明必至都城狀入良久而 上出敦
義門西行令祠官奉 宗社主版先行世子
隨後駕出王子信城君珝 定遠君諱從之
上戎服執鞭 王妃步出仁和門侍女數十
從之夜黑雨暗咫尺不辨惟都承旨李恒福
執燭前導 王妃問知姓名慰勉之○五月

平明駕踰沙峴是日大雨京畿監司權徵追
至進所着雨衣一行沾濕至碧蹄驛召見尹
斗壽解佩刀與之曰卿兄弟可勿離予行
上發東坡館是朝召見大臣李山海柳成龍
曰李某柳某事乃至此予何往乎毋憚忌諱
悉心以言又招尹斗壽進前問之諸臣俯伏
流涕不能遽對　上顧問李恒福曰承旨意
如何對曰可且駐駕義州若勢窮力屈八路
俱陷則便可赴訴　天朝斗壽曰北道士馬
精強咸興鏡城皆天險足恃可踰嶺北行

上曰承旨言如何成龍曰不可大駕離東土
一步則朝鮮非我有也　上曰內附本予意
也成龍曰不可恒福曰臣之所言非直欲渡
江也從十分窮極地說來也與成龍反覆爭
辨成龍曰今東北諸道如故湖南忠義之士
不日蜂起何可遽論此事李山海終不對成
龍退而責恒福曰何為輕發棄國之論乎君
雖從死於道路不過為婦寺之忠此言一出
人心瓦解誰能收拾恒福謝之　上御開城
府南門樓聚民人慰諭有旨令各陳所懷父

老等前言顧宮鄭政丞謂鄭澈也 上曰知道即命驛澈下吉曰知卿忠孝大節可速赴行在自是己丑辛卯被罪人皆得放還叙用○是月初三日倭入京城留都大將李陽元都元帥金命元退走初賊自東萊分三路以進一路由中道梁山密陽清道大丘仁同善山至尚州敗李鎰軍一路由左道長鬐機張陷左兵營蔚山慶州永川新寧義興軍威比安渡龍宮河豐津出聞慶與中路兵合踰鳥嶺入忠州又自忠州分兩路一趨驪州渡江

由楊根渡龍津出京城東路一趨竹山龍仁
至漢江又一路由金海出右道從星州茂溪
縣渡江歷知禮金山踰秋風嶺出忠清道永
同縣入清州轉向京畿旌旗劒戟千里不絶
砲聲相聞所過或十里五六十里據險設營
夜則擧火相應賊至漢江南命元率兵千餘
屯濟川亭賊發砲飛丸亂落亭上命元不敢
拒敵悉沉軍器于江中退赴行在賊遂渡江
○命金命元守臨津命元至臨津狀啓言賊
狀 上以命元無兵不問退遁之罪命更徵

京畿海西兵把守臨津南兵使申砬方遞職還命爲守禦使同守臨津以遏西下之勢劉克良亦領兵來屬○下罪己書于八路遣使召募義兵　上留開城二日發向西路次金郊驛是日聞賊已入京城西向　上倉黃促行時　廟社主奉安于開城穆清殿仍瘞之　上到寶山站尹斗壽聞之亟請遣禮曹參議奉出以來○上至平壤命從臣進秩有差又教曰吏曹參判李恒福志慮貞亮超然物表顚沛之際尤當大用何可拘以資級遷判書

有闕亦可擢補或委他重任卿等知予意也
○副元帥申恪初從金命元防漢江命元軍
潰恪從李陽元于楊州收拾散兵適會咸鏡
兵使李渾入援合軍成陣遇倭兵散掠閭閻
邀擊于楊州蟹嶺敗之斬首七十級自倭犯
國始有此捷遠近聞之聳動陽元時在山谷
間狀報阻絶金命元以恪託從陽元而逃去
狀啓請罪俞泓信之請遣宣傳官即所在誅
之宣傳官既行而捷書至 上踵遣宣傳官
止之而不及○賊初入城宮闕燒盡而宗廟

獨存倭大將平秀家處其中夜間多怵從卒有暴死者八言此朝鮮宗廟有神靈秀家懼遂焚宗廟而移寓南坊(即南別宮)○聖節使柳夢鼎先行夢鼎為使未發而 上出幸夢鼎只齎表咨文與譯官等(不得封齎方物)隨駕至平壤大臣以為告急使臣當行啓請且停節使適韓應寅自燕京回言闕送節使則 皇朝必致疑也乃議復遣 上面諭夢鼎曰到京師爾可先言欲內附意夢鼎曰 中朝疑我款賊若不請援而先請內附則恐滋其惑須按舉

倭變節次具啓遼鎭仍請接援然後內附之
言可繼也 上然之具啓以送○韓應寅爲
諸道巡察使進屯臨津賊入京休兵數日道
路訛傳倭人遠來足繭困倒可制挺擊也行
朝聞而信之方恨金命元不守漢江促令命
元渡津進前圖復京城命元不敢會應寅以
奏請使回自燕京西界出兵千餘人亦至皆
嘗虜精銳遂以應寅爲大帥領之進屯臨津
相機進戰且令勿受命元節制應寅殊不自
疑過坡州不見命元馳到津口刻日進戰○

申砬等渡臨津擊倭大敗而死都元帥金命元諸道巡察使韓應寅棄臨津退走初命元擺布諸將申砬劉克良李薲李薦邊璣等扼守臨津諸灘防備漸完賊兵到南岸相持八九日不能渡一日賊焚廬幕爲退遁狀以誘我申砬以爲賊實退遁欲渡江追躡劉克良年老習兵力言不宜輕舉砬欲斬之克良曰吾結髮從軍豈以避死爲心所以云云者恐誤國事耳憤憤而出率其屬先渡遇賊邏騎數人斬之砬軍畢渡賊先伏兵於山後依山

整陣不動砧進陣以逼之則賊一時俱起丸
劍交接諸軍遂潰克良呼砧欲收陣而退砧
不應遂死克良下馬地坐曰此吾死所也彎
弓射賊矢盡而死軍士奔至江岸賊從後斫
殺或延頸受刃餘皆自投于江諸守灘軍皆
散命元應寅退詣行在賊遂渡江而西○全
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赴援慶尚道大敗倭
兵于巨濟之前洋倭兵之渡海也慶尚右水
使元均知勢不敵悉沉戰艦戰具散水軍萬
餘人獨與玉浦萬戶李雲龍永登浦萬戶禹

致績棲泊于南海縣前欲尋陸避賊雲龍抗言曰使君受國重寄義當死於封内此處乃兩湖咽喉失此處則兩湖危矣今吾衆雖散猶可保聚湖南水軍可請來援也均從其計遣栗浦萬户李英男詣舜臣請援舜臣方聚諸浦舟師于前洋欲待寇至而戰聞英男言諸將多以爲我守我疆且不足何暇赴他道耶惟鹿島萬户鄭運軍官宋希立慷慨涕泣勸舜臣進擊以爲討賊無彼此道先挫賊鋒則本道亦可保也舜臣大悦彦陽縣監魚泳

渾自請為水路嚮導居前遂會均於巨濟前
洋均使雲龍致績為先鋒到玉浦遇倭船三
十隻進擊大破之餘賊登陸而走盡焚其船
而還復戰于露梁津燒賊船十三隻賊皆溺
死是戰也舜臣左肩中丸猶終日督戰戰罷
始使人以刀尖挑出軍中始知之先是舜臣
大修戰備自以意造龜船其制船上鋪板如
龜背上有十字細路容我人通行餘皆列揷
刀錐前作龍頭口為銃穴後為龜尾尾下有
銃穴左右各有銃穴六藏兵其底四面發砲

進退縱橫捷速如飛戰時覆以編茅使錐刀
不露賊超登則陷于錐刀掩圍則火銃齊發
橫行賊船中我軍無所損而所向披靡以此
常勝朝廷見舜臣捷報賞加嘉善○備邊司
啓請移咨遼東請援時上下憂惶未有定計
李恒福獨力言曰今入路潰裂無望收拾圖
全夫以孔明之智見先主無托身用武之地
則請救於孫氏卒成赤壁之捷今我無復可
為不如具奏 天朝請兵來援廟議皆謂不
然槩言 天朝必不肯來救假令來救當出

遼廣兵馬遼遼廣兵胡㺚類也必見橫暴今只有平安一路乾淨復爲漢兵侵擾公私則必赤地乃已此策甚活也會李德馨追到議與恒福合遂共力爭於朝堂大臣始聽許論啓

上從之即遣人移咨遼東告急請兵○全羅巡察使李洸使節度使崔遠守本道自領四萬兵由林川路進防禦使郭嶸領二萬兵由礪山路渡錦江慶尙巡察使金睟率手下兵數百人忠淸巡察使尹國馨悉兵數萬來會三帥相約剋日進前兵號十萬○以朴晋爲

慶尙兵馬節度使晋旣爲兵使收拾餘兵分
遣諸將進退勦截聲勢稍張行朝奏牒相繼
上甚重之曰予恐晋輕戰而死之嘗欲召晋
西赴爲副帥以圖平壤以廷議稱其不便而
止○助防將元豪擊殲驪江屯賊豪以江原
道助防將屯驪江甓寺以斷津渡江原監司
柳永吉亟召豪還本道豪去而賊始渡江北
上旣而豪再來招集州兵見賊屯龜尾浦乘
曉掩襲斬五十餘級餘遁去自是賊不入驪
州路○六月三道兵潰于龍仁李洸等奔還

本道○李舜臣連敗倭兵舜臣自本營進陣
于蛇梁遇賊船于唐浦賊將乘大艦坐層樓
督戰舜臣麾兵進擊以筒箭叢射樓上將倭
先中箭墜水遂掩擊大破之既而全羅右水
使李億祺盡以所領舟師來會遂偕至唐項
浦遇倭船大戰又射殺船樓上賊將取其首
稚破三十船賊大敗登陸而散又戰于永登
浦捕得全船殲之自此軍聲大振捷聞賞加
舜臣資憲○倭將平行長等歷海西諸郡犯
大同江南岸時李鎰自關東路徒步而至鎰

素稱名將雖奔敗顚沛人皆喜其來時探報
賊已焚鳳山備邊司急令鎰守大同下流鎰
纔至而賊兵數百已到南岸鎰令武士十餘
人入江中小島發強弓射之賊乃却○上欲
去平壤而未定所向朝臣多言入關北便
上從之 王妃王子先發 上出平壤向寧
邊府留尹斗壽金命元李元翼守平壤大臣
崔興源俞泓鄭澈等從柳成龍以接候漢官
仍留平壤 上次肅川以李德馨為請援使
赴遼告急時李恒福李德馨夜對請 上進

住寧邊臣等親往乞師遼東因爭請自往副
提學沈忠謙以爲恒福方在本兵不可遣於
是遂遣德馨○尹斗壽等遣將夜擊倭營不
利而退倭兵遂渡大同江斗壽知不可守先
出城內老弱婦女賊迫城乃沉兵器江中引
兵潛出或乘舟下江西倭將遂據平壤○倭
將淸正入關北咸鏡監司柳永立被執兵使
李渾爲賊民所殺初淸正行長等同渡臨津
追 上行而扈車駕或轉北行約分路進兵
淸正勇猛冠軍所領兵尤精悍從谷山地踰

老里峴出鐵嶺路嶺無守兵長驅以入監司柳永立退入山峽土兵引賊兵襲執之兵使李渾奔入甲山叛民偵逐匿田間土窟竟與亂民相戰而死甲山人又斬府使而降臨海順和兩王子聞賊兵在後疾行向北踰摩天嶺去○上議向北路李恒福力爭于大臣云進駐義州迎接天兵不幸則內附徐圖復國未爲失計也沈忠謙從其言當夕請對恒福復極言北關只有一條路窮處則胡地外無可往莫如進駐義州 上曰予意本欲內附

當從御言但中殿行已遠柰何諸臣請速追回乃遣雲山郡守成大業馳往則 中殿行中亦聞賊已犯北路不敢進而還遂會 上于博川 上次寧邊府遼鎮又遣林世祿咨咨許送援兵○命世子奉 廟社主分朝上次博川翌日促行夜五鼓到嘉山是夜雨作路黑行無炬燭從臣鄭澈等不滿二十人李恒福朴東亮以兵官前導艱險萬狀○自京城至義州宦官數十人御醫許浚掖庭員四五人司僕員三人終始不離後皆錄功而

上終不任以職事○上次定州遣使義州曉
諭以駐駕本州不即渡遼之意以安軍民遣
應教沈喜壽修理行宮續遣差官咨報遼鎮
且諭李德馨力陳危迫之狀○世子進次寧
邊府 上以分朝意下教諭中外扈從官司
曰撫軍司命便宜從事○遼東游擊史游參
將郭夢徵領兵一千到宣川林畔館 上具
禮服就見再拜謝曰一國存亡係在大人惟
指揮是俟史游等言我等不及救平壤祖摠
兵將至當相會議事即領兵屯義州○上在

宣川遼東巡按御史李時孳遣指揮宋國臣
移咨于我咨內有曰爾國圖爲不軌又曰八
道觀察使何無一言之及八道郡縣何無一
人之倡大義何日陷某鎭何日陷某州某人
死於節某人附於賊賊將幾人軍幾萬至於
立嫡以長無中國夷狄通行之義貴國長子
何往而以第二子爲世子乎逐一具錄以報
天朝自有開山大砲大將軍砲神火標槍猛
將精兵霧列星馳倭兵百萬不足數也況文
武智勇之士足以灼見奸謀逆折凶萌雖有

蘇張鞅雎之徒復生於世安得窺 天朝之淺深乎 上對差官覽咨竦然曰此蓋疑我國與賊通謀爲此恐動之言也謂指揮曰當委遣陪臣回報也指揮出謂譯官曰巡按以我曾從黃天使出來親見國王面貌故使之來見眞僞耳咨中所言皆假設之辭勿怕也○上至義州是月二十二日也以牧使衙舍爲行宮○遣奏請使知敦寧府事鄭崐壽請大兵來援 上臨遣面諭曰國之存亡在此一擧卿其勉之○諸道義兵起時三道帥臣皆失衆

心督發兵粮入皆嫉視遇賊皆潰及道內巨
族名人與儒生等承朝命倡義而起則聞者
激動遠近應募雖不得大有克獲入心國命
賴而維持湖南高敬命金千鎰嶺南郭再祐
鄭仁弘湖西趙憲最先起兵○玄風人郭再
祐本儒生早棄舉業有武勇亦自晦家頗饒
財聞賊渡海盡散家藏衣結材武以為劫盜
果悍異於平人跟尋其類說以禍福先得數
十人漸聚兵至千餘人及賊入右道倭將安
國司者聲言向湖南再祐往來江上東西勒

擊賊兵多死常着紅衣自稱紅衣將軍出入賊陣馳驟如飛賊丸矢齊發不能中忠讜果敢繼得士心入自爲戰善於應機合變軍無傷挫既復宜寧等數邑仍屯兵鼎津江右下道獲安農作義聲大彰○前府使高敬命居光州聞賊入京與學諭柳彭老共圖起兵討賊文諭道內士庶曰茲者本道勤王之師一潰於錦江及旆之日再潰於列郡招諭之時蓋緣控禦乖方紀律蕩然訛言屢騰衆心驚疑今雖收拾散亡之餘而士氣摧沮精銳銷

鑠其何以應緩急之用責桑榆之效乎矜念
乘輿播越官守之奔問久曠宗社灰燼王師
之肅清尚稽興言及此痛徹心膂惟我本道
素稱士馬精強 聖祖荒山之捷有再造三
韓之功 先朝朗州之戰有片帆不返之謠
至今赫赫照人耳目于時賈勇先登者非此
道之人乎況近歲以來儒道大興人皆勵志
為學事君大義其孰不講獨至今日義聲消
薄惟擾自潰曾無一人出氣力與賊交鋒而
競為全軀保妻子之計捧頭鼠竄惟恐或後

斯則本道之人不惟深負國家之恩而抑亦忝厥祖矣今則賊勢大挫 王靈日張此正大丈夫立功名之會而報 君父之秋也敬命章句迂儒學昧韜鈐屬玆登壇妄推為將恐不能收士卒已散之心為二三同志之羞唯當灑血戎行庶幾少荅 主恩今月十一是惟師期凡我道內之人父詔其子兄勗其弟糾合義旅與之偕作願速決而從善毋執迷以自誤云敬命年老文官衆推為盟主慨然不辭士庶多應募得兵六千餘人又傳檄

諸道文辭激切國人傳誦焉○前掌令鄭仁弘起兵討賊仁弘素為鄉郡士民所畏服與佐郎金沔前縣監朴惺儒生郭趪郭赿等糾集鄉兵又得前僉使孫仁甲為中軍仁甲武勇絶倫異軍別鎮而稟令於仁弘仁甲先擊茂溪屯賊敗之燒其屯粮而還○皇朝賜犒軍銀二萬兩時遼人煽動訛言或傳朝鮮與倭同叛佯為假王嚮導以來故先遣林世禄等來探于平壤及 上去平壤連咨遼鎮請率妃嬪子女陪臣内附遼東巡撫御史郝杰

奏云據摠兵佟養正禀報朝鮮號稱大國世作東藩一遇倭賊至望風而逃倘彼國社稷失守寔爾來奔其在守臣拒之則棲依無所外服失仰賴之心納之則事體非輕臣子無專擅之義倭奴譎詐異常華人多爲嚮導若挾詐闌入貽害非常則作何處置兵部尚書石星覆題請令該鎭差人宣諭朝廷至意使知來奔則復國無期倭遂占據固守則援兵可待倭自敗回令之住劄彼界險阨以待天兵之援仍諭本國多遣陪臣號召勤王之師

以爲恢復舊疆之策不得甘心敗沒萬一該
國危急來奔亦難盡非宜勑令容納亦須量
名數毋過百人奉皇旨曰倭賊陷沒朝鮮國
王逃避朕甚憫惻援兵旣遣差人宣諭彼國
大臣着他盡忠護國督集各處兵馬固守城
池控扼險隘力圖恢復豈得坐視喪亡聖旨
特下而遼鎭猶未釋疑遣宋國臣來驗國王
真假國臣歸報云的是真王非假王也遼鎭
信之朝論亦多異同石星銳意應援我使申
點方在會同舘星呼至庭出遼東報變文書

示之點即號慟朝夕哭臨呈文兵部先請援兵柳夢鼎繼至哭訴于兵部請速發救兵星感其意皆復帖慰諭比之申包胥星意益堅兵部奏遣指揮黃應暘來覘 上迎見于龍灣館應暘索倭書驗之李恒福先已將辛卯通信使賚回倭書奏故出以示之其中文字有已經咨奏者應暘叩膺出涕曰朝鮮替上國受兵而義聲不彰反被惡名天下寧有是乎遂以歸報兵部星大喜東援之議乃决○分慶尚道置左右監司盖以嶺南地廣賊從

中路連營左右道不相通故也○湖南義兵
將金千鎰領兵北上自三道軍潰畿內全被
殺掠多附賊入都千鎰糾義旅數千 上命
授掌隷院判決事兼號倡義使千鎰兵至水
原據禿山古城搜斬附賊姦民畿內士民歸
赴者衆○秋七月全羅節制使權慄遣兵敗
倭賊于熊峙金堤郡守鄭湛死之倭兵又犯
梨峙同福縣監黃進敗之是時賊自錦山踰
熊峙欲入全州之境羅州判官李福男與義
兵將黃璞金堤郡守鄭湛等據險迎擊監司

李洸遣兵助戰賊先鋒數千放丸麾劍直前
福男等冒死血戰射殪無數賊敗郤翌曉賊
擧軍大至彌漫山谷銃火如雷福男等鏖戰
一陣不敵而退黃璞軍潰入福男陣鄭湛自
初力戰親射殺紅旗下白馬賊將賊披靡而
郤既而羅州軍退湛孤軍被圍將佐勸湛退
陣湛曰寧殺一賊而死不忍奉身而走使賊
長驅也堅立不動叢矢必中俄而賊兵四圍
兵皆散逸湛力詘死之從事官李葑亦死之
福男退走嶺下安鎭院賊知有備不敢踰嶺

而止湛自聞 君上播越嘗涕泣奮憤誓以
必死報國發兵之日殺牲祭社告誓而行郡
人感其忠義追聞于朝贈官旌門倭將又舉
大軍犯梨峙權慄督黃進提縣兵與偏裨魏
大奇孔時億等據峴大戰賊攀崖而上進依
樹禦之射矢如破發無不中終日交戰賊兵
大敗伏尸流血草木為之腥臭是日進中丸
少沮慄督將士繼之故得捷倭中稱朝鮮三
大戰而梨峙為最李福男黃進由此著名賊
聚熊峙陣亡之尸埋路邊作數大塚書其上

曰吊朝鮮國忠肝義膽○全州慶基殿奉安
太祖睟容全州危急參奉洪汝栗奉持避兵
由海路達義州　上哭祭于行宮移安于妙
香山寺命賞汝栗六品職○義兵將金俊民
敗倭兵于茂溪縣郭再祐又連敗倭兵于玄
風昌寧間賊撤屯而遁自此右道賊路斷絶
賊兵由大丘中路往來○李舜臣大敗倭兵
于固城見乃梁是時倭賊大發舟師向湖南
舜臣與李億祺各促所領而進遇賊于見乃
梁賊船蔽海而來元均狃於前勝直欲衝擊

舜臣曰此處海港隘淺不足以用武當誘出
于大海而擊之均不聽舜臣曰公不知兵乃
如此令諸將佯北賊果乘勝追之至閑山島
前洋還軍促戰砲焰沸海鏖盡賊船七十餘
艘腥血漲海又逆擊援兵于安骨浦敗之賊
登岸走燒其船四十艘倭中傳言朝鮮閑山
之戰倭兵死者九千人云事聞舜臣賞階正
憲下書褒美○命都元帥金命元等屯順安
縣以拒賊賊初入平壤兵約六七千掐誘亂
民作兵守城更不出問西路盖因列屯兵分

所領不多畏為漢兵所薄也由是命元與元翼召募散卒及江邊土兵復成軍容與韓應寶進次順安防守斧山院峴界自此順安以上列邑吏民還集○遼鎮遣摠兵祖承訓參將郭夢徵游擊史儒王守臣戴朝弁等領馬兵三千攻平壤不克儒朝弁中丸死承訓退還遼東誣告遼鎮方戰時鮮兵一陣投降賊陣故戰不利云 上遣使伸辨○置僧統募僧軍行朝招香山舊僧官休靜使募僧為兵靜招聚諸寺得數千餘人以弟子義嚴為摠

擇領廣元帥為聲援又檄弟子關東惟政湖南處英為將各從本道起亦得數千人惟政有膽智數使倭陣倭人信服僧軍不能接戰而善警備勤力役不先潰散諸道賴之○倭將清正入北界會寧人叛執兩王子諸宰臣迎降關南北皆陷于賊○義兵將高敬命討錦山賊兵敗死之敬命以所募兵六七千圖東北上軍次礪山聞倭入湖界麾下士還顧本道爭請先討內賊然後北征敬命從衆議移兵珍山時賊退據錦山厚陣自固敬命與

防禦使郭嶸逾嶺入險直薄錦山城外嶸先遣銳士數百嘗賊爲賊所乘而退敬命鳴鼓督戰還處賊兵于外城内發火礮衝燒賊所舘舍賊不敢出翌日黎明復與防禦使進兵城外官軍攻北門敬命攻西門賊知官軍陣脆悉衆以出奮擊官軍官軍大潰敬命令軍士持滿以待義兵急呼曰防禦軍潰矣從而奔潰敬命墜馬馬逸從事官安瑛以所乘馬與之騎徒步以從從事官學諭柳彭老馬健先出問其僕曰大將免乎曰未也彭老遂策

馬還入亂兵中敬命顧曰吾必不免爾可馳
出彭老曰豈忍棄大將求活遂與瑛翼蔽敬
命同死於賊敬命次子因厚亦赴鬪死陣上
敬命從事文學不習弓馬年又衰老至是首
倡義兵徒以忠義激厲士衆深入險阨挺身
當敵而死功雖不就義聲感人繼起者多國
人誦其忠烈久而不衰初 上聞敬命起義
命授工曹參議兼招討使賜書褒勞工曹佐
郎梁山璹自行在南還 上面諭曰歸語高
敬命金千鎰顧爾等及時倡復俾予得見爾

等面目有日也命未至而敬命敗死追贈禮曹判書其後立祠于光州賜額褒忠○庶人洪季男起兵討賊季男陽城縣人忠義衛彥秀妾子也有膽勇善騎射屬禁軍從通信使入日本倭人觀其騎射記其名至是彥秀起義兵擊倭敗死季男馳入倭陣收其屍歸倭人知爲季男不敢相格季男收父兵築壘於高山頂俯臨陽安數邑之地屯兵伺賊東西鈔擊多斬殺賊不敢入其境京畿界湖南諸邑賴之超授水原判官兼助防將○以高彥

伯為楊州牧使彦伯喬桐鄉吏登武科從軍擊叛胡有名從都元帥為將領有斬級功自請還楊州聚兵圖賊 上特加堂上拜楊州牧使使保護陵寢彦伯募壯士聚據山頂險處時出抄零賊賊以大衆搜索則彦伯善伺機避匿賊終不能害彦伯常伏兵諸陵時有射殺故賊嘗犯泰陵彦伯逐之諸陵獲全
上賞其功累加階以奬之○高敬命麾下士子召聚散卒八百名推和順人前府使崔慶會為將軍以鶻字為標崇表死節人柳彭老

等勉諭士衆道內士民多附之八月都元帥
金命元使巡察使李元翼巡邊使李薲率兵
進攻平壤不克時元翼等屯順安召集千餘
兵精銳頗多防禦使金應瑞別將朴命賢等
將龍岡三和甑山江西沿海諸邑之兵萬餘
人列二十餘屯以逼平壤之西時鈔擊零賊
至城外而賊終不出別將金億秋將水軍據
大同江口中和別將林仲樑領二千兵築壘
屯守行朝以爲平壤賊勢衰而我軍足以進
取又不可等待唐兵促令進攻於是三路俱

進遇探賊射殺數十級而賊兵大至官軍驚
潰江邊勇兵多折傷三戰皆不利退屯本所
○帝命賜犒軍銀二萬兩發兵來援祖承訓
既敗行在大震遣使遼鎭發援相繼兵部題
請奉聖旨朝鮮素效恭順爲我屬國有寇豈
宜坐視遼東鎭撫官即發精兵二枝應援仍
發銀二萬兩解赴彼國犒軍大紅紵絲二表
裏慰賜國王乃遣游擊張奇功撥銀糴蒭粮
搬到義州以濟軍餉遣參將駱尚志領南兵
屯北岸而大兵猶未出駱尚志有勇力能舉

千斤故號駱千斤甚有威名○義兵將趙憲
復清州城憲與數十儒生結志倡義募得千
六百人公州牧使許頊得義僧靈圭使率僧
軍助憲憲合軍直薄清州西門賊出戰敗却
還入憲將麾衆登城忽有驟雨從西北來天
地晦冥士卒寒慄憲歎曰古人云成敗在天
信然耶遂退陣於對峯以臨城中是夜賊燎
火樹旗為疑兵空營而遁○晉州判官金時
敏與泗川縣監鄭得悅等合兵擊泗川固城
鎮海之賊賊兵稍稍撤遁時敏收復沿路列

邑○倡義使金千鎰等遣儒生郭玄梁山璹從海路入關西奏事行朝山璹又上疏獻策上數引見慰諭拜工曹佐郎令李好閔製教書二通付山璹以送一諭湖南畧云自聞李洸之師潰於龍仁無復有南望待救之念茲聞高敬命金千鎰等糾義旅數千與節度使崔遠進住水原云予之不德何以得人死力至此哉今遣山璹等還報惟爾多士諒予苦意予雖仁不及民政多失措乃素心則未嘗不以愛民恤物為意第見近來邊徼多釁軍

政廢弛申飭中外嚴加隄備實不料城益高而國勢日卑池益濬而民怨益深加以宮闈不察而網民細利刑獄失中而怨氣傷和王子占利小民失業民宜咎予予有何辭茲令有司悉加罷還凡此之類亦豈予所盡知者哉予之不知亦予之咎思之至此雖悔曷追惟爾士民庶幾許予改過圖理維新又曰龍灣一隅天步艱難地維已盡予將何歸人情已窮理宜思復秋涼作動邊地早寒瞻彼長江亦流于東思歸一念如水滔滔又曰天生

李晟復城闕之有期日望張所報國陵之無缺亟副雲霓之望免予霜露之苦一諭嶺南士民如湖南末云頃聞右監司金晬退北龍仁左監司金誠一在晋州募勇左兵使李珏被斬以朴晋爲忠勇而代之右兵使曺大坤衰老以槊士俊代之邊應星爲左道水使未知諸負各歸本道有宣力經營等事耶左道則寧海一帶右道則晋州若干邑尚得保存此不猶愈於一成一旅乎本道人民信厚素多忠義爾多士苟相奮勵則未必不爲恢復

之根柢也聞鄭仁弘金沔朴惺郭趪趙宗道郭再祐等倡合義旅得衆已多本道忠義在今日猶未艾也況再祐布置異常殺賊尤多而不以功自達予尤奇之恨予聞名之晩也湖南亦有前府使高敬命金千鎰糾合義兵數千與本道節度使崔遠等進屯水原方謀恢復京畿令其徒梁山璹等水陸間關馳奏行在予見奏疏然一慰而一悲也山璹等還憑付此書使之委曲傳到其諒予告意即著淸秋戒節太白方高軍容所在殺氣以順忠

義所向何敵不摧爾士衆宜相與控扼要害分勦寇賊亦宜沿途設伏左右掎角使賊不得信馬以行清定一方召集老弱然後并力京城來迎乘輿則爾士衆生享美名澤流子孫顧不偉歟今除鄭仁弘濟用監正金沔陜川郡守朴惺工曹佐郎郭再祐幽谷察訪以表奬之教書以路梗閱數月乃到士民聽宣讀無不感泣○擢判官金時敏爲晉州牧使時敏安集晉州出戰屢捷金山以下留屯之賊皆遁時敏還屯晉州爲固守計○別將權

應銖擊破永川賊復其城安東以下屯賊皆撤向尚州慶尚左道數十邑獲全應銖勇悍敢鬪諸將莫及事聞賞加通政爲防禦使○義兵將趙憲義僧靈圭擊錦山賊不克死之憲孤軍獨進欲直擊錦山賊全羅監司權慄忠清監司許頊皆止之請同時大擧約期而又延退憲憤其逗遛只領七百餘人逾嶺靈圭苦爭曰必須官軍繼援在後然後可入憲泣曰 君父安在主辱臣死正在此時成敗利鈍何可顧也鼓行而進靈圭曰不可使趙

公獨死乃與所部僧數百人合陣俱歿文烈相續促官軍繼進憲軍直抵錦山城外十里結陣以待官軍賊詗知無後繼潛兵截後悉出兵薄戰憲下令曰今日只有一死當無愧一義字士皆應諾良久力戰賊三進三北而憲軍已矢盡憲坐幕中不動左右請跳出憲曰丈夫死耳不可苟活鳴鼓督戰益急士以空拳相搏無一人離次者皆與憲同死圭亦死之賊衆死者過當運屍入城哭聲連陣翌日弟範潛入戰所收屍憲死於旗下將卒皆

賊雖敗趙憲等兵而死傷甚衆疑官軍繼至乗敵乃捲茂朱沃川屯兵燒營夜遁湖南復完人以趙憲等之功可比張睢陽云○時李舜臣以舟師據西海口金誠一等守晉州關要賊由金山路入湖界屢見挫傷還從來路退歸湖西亦免淪陷國家賴此二道以濟軍興一時將士防守之功亦居多矣○九月皇朝遣遊擊沈惟敬使倭營而還初祖承訓既敗賊逾驕投書于我軍聲言將西上行朝震懼惟敬本浙民素習倭情兵部尚書石星假

以遊擊之號使來覘賊至順安先遣一家丁于倭營以皇旨責問朝鮮有何虧負於日本日本如何擅興師旅行長見書回報求面見議事惟敬即率三四人赴之行長等盛陳兵威出會于城北山上行長言求封通貢事惟敬謂行長等此乃　天朝地方爾等可退屯以待　天朝後命行長示以地圖曰此明是朝鮮地惟敬謂常時迎詔於此故有許多宮室雖是朝鮮地乃上國界不可留此行長請待更報退去惟敬約以往還間五十日為期

日其間倭衆毋得出平壤西北十里外朝鮮
兵亦不得入十里内乃立木爲禁標而還○
前司成高性傳起義兵以義爲號畿内士民
多從之兵數千人既而入江華與金千鎰連
兵○帝遣行人司行人薛藩降勅慰諭曰爾
國世守東藩素效恭順衣冠文物號稱樂土
近聞倭奴猖獗大肆侵陵攻陷王城掠占平
壤生民塗炭遠近騷然國王西避海濱奔越
草莽念玆淪蕩朕心惻然昨傳告急聲息已
勅邊臣發兵救援今差行人諭爾國王當念

爾祖宗世傳基業何忍一朝輕棄急宜雪恥除凶力圖恢復更當繼諭該國文武臣民各堅報主之心大奮復讎之義朕今命文武大臣二員統率遼陽精兵十萬往助討賊與該國兵馬前後夾攻務期勦滅凶賊俾無遺類朕受天明命君主華夷方今萬國咸寧四溟安靜蠢茲小醜輒敢橫行復勅東南邊海諸鎮並宣諭琉球暹羅等國集兵十萬東征日本務令鯨鯢授首海波晏然爵賞茂典朕何愛焉夫恢復先世土宇是為大孝急赴君父

患難是為至忠該國君臣素知禮義必能仰
體朕心速復舊物俾國王奏凱還都固守宗
廟社稷長保藩屏庶慰朕恤遠字小之意欽
哉故欽諭○朴晉復慶州晉屯安康縣夜潛
兵從城外發飛擊震天雷入城中隨於陣內
賊不曉其制爭聚觀之相與推轉攜摸俄而
砲自中發聲震天地鐵片星碎中仆即斃者
二十餘人一陣眩倒莫不驚懼以為神明日
遂棄城遁歸西生浦晉遂入慶州得餘穀萬
餘石事聞陞嘉善飛擊震天雷古無其制火砲匠李長孫者創出承震

天雷以大碗砲口發之能飛至五六百步墜地良久火自內發最好陷陣而後無用之者

○宣布皇勑于八方諭官義兵勠力討賊又赦陷賊士民使歸順自效立功者加賞○頒討賊賞格于中外○命諸道監司凡牧守有闕者便宜擇人假守啓聞眞授○全羅巡察使權慄領兵向京城慄一新號令湖南人心稍定至是發兵二萬北上○倭賊攻延安城招討使李廷馣擊却之賊將甲斐豐臣長政等以延安城守不去悉發海州平山諸州縣屯兵大舉而來城中色沮多言招討非受命

守城宜避此銳鋒以圖後舉廷麟泣諭之曰余以經幄老臣不能執羈靮從行今承王世子招討之命亟宜棄一障效死安忍苟活且誘民而入城敵至而棄之吾豈忍爲也下令曰不欲同死者任其出走使奴僕積草持炬以待戒曰賊若登城余當坐此汝即焚之毋令賊手汚我乃諭遣異議之士從事官禹俊民出去申明約束誓一心力於是軍中感憤齊呼曰大將判死命我輩何用生爲賊遂圍城有一將負白旗乘白馬環城周視旗忽爲

風所倒武士張應祺發一矢洞胷殪之廷馣
指示左右曰此賊敗兆也賊晝夜進攻鳥銃
數千齊放烟焰籠塞矢下如雨廷馣意色安
閑令守陴者矢無輕發俟賊攀城發必中殺
撤門扉樓檻縛積草爲炬列鼎煑湯令老幼
兒婦供役賊以草柴塡塹以上則擲炬以焚
之賊以長梯登城或負板以毁城碎以木石
注以沸湯無不殞斃賊起飛樓于南山穴板
壁臨射則城中隨起土墻以障賊乘夜潛
上西城守陴者以炬圍燒殺四十餘人受圍

四日晝夜大戰賊亦力盡唯叫噪而已城中
亦乘勝歡呼金鼓震地賊乃聚積尸焚之而
退即出兵追擊斬級鹵獲甚多廷馣獻捷但
言某日圍城某日解去無他語朝廷皆言戰
勝不易不伐功尤難賞加嘉善同知中樞同
守將士有功者張應祺趙宗男趙瑞龍奉堯
臣等賞職有差○咸鏡北道評事鄭文孚起
兵復鏡城時北界守將皆被土人執與倭將
逃出者十無一二評事鄭文孚嘗授書校生
故變作之後弟子數人庇護得脫校生及武

士有識者聞文孚所在皆就之遂推文孚為義兵將團集土兵壯士數百人鏡城人前萬戶姜文佑領卒居前即抵府城鞫世弼方稱禮伯莅兵使印治府自若猝聞兵至閉門乘城拒之文佑等責以禍福世弼知不敵開門迎入納印文孚下令曰大小兵民勿問舊犯仍令世弼領兵如故遂傳檄南北州堡合兵三千人又抄精猛突騎為先鋒吉州倭賊聞之遣兵百餘人哨探至城西姜文佑等開門出擊斬數十人餘賊遁○冬十月釜山等地

屯賊合兵大舉圍晉州牧使金時敏大破賊
兵晉州圍解初倭將悉兵數萬薄晉城城中
兵三千餘人時敏分守諸堞靜而待之城中
寂然賊多張旗幟盖翣金飾假面服飾奇詭
日耀風飄眩暈萬狀倭將六人分陣督戰銃
手數千常從山上齊放射城內勢如電雹呼
聲動天地時敏令軍士勿動俟彼聲衰即放
砲鼓譟應之賊大伐竹木松枝編作障行築
土塞其內使我不覺多造竹梯數千廣可一
間覆以網席以為大衆一時齊登之路作三

層山臺臨壓城堞時敏預備火具紙裹火藥藏於東草城上分設大砲及大石女墻內置釜鼎沸湯以待之賊盡其攻具四面肉薄城中發玄字銃射山臺賊墜之以火藥草焚松障以大砲碎竹編長梯或灌沸湯或投大石以破諸攻具九月初十日夜半賊兵佯退潛還賊大將親督戰諸倭皆擁牌裹頭初攻東門一擁而上後陣千銃齊發使入不得立城上時敏麾衆血戰弓弩砲石俱下賊兵隨至隨殪僵尸如麻一皆摧敗方戰酣又二大陣

急攻北城如東門狀萬戶崔德良等冒死拒戰備禦齊一達明少休城中木石蓋殘殆盡時敏中丸卧昆陽郡守李光岳射殺將倭日中賊陣始退焚屍觧圍而散城受圍十餘日大戰四五日内外力戰而賊先遁○召募復讎人起兵初高敬命敗後其子前縣令從厚縞素從軍收父餘兵爲別軍至是體察使鄭澈宣朝旨勸諭洪季男首通書諸道趙憲子完堵等應之又令從厚籍寺奴爲兵○遊擊葛逢夏領馬兵二千與查大受衛護行朝久

住義州○北道評事鄭文孚大敗賊兵于吉州圍其城文孚安集既定軍情皆欲擊賊自効乃卜日出兵將發將士齊請曰將討倭賊而國之叛賊尚在陣中不可不先討之遂執鞠世弼等十三人斬以徇衆曰當初首倡止此輩此外無與也府人可勿疑衆皆歡悅此文孚本謀也復檄通六鎭誅首倡亂者會寧儒生申世俊起兵斬鞠景仁餘鎭皆復叛民或誅或逃文孚進兵古站驛遣兵誅明川叛賊鄭末守復其城吉州賊遂四出焚掠一枚

軍掠明川海倉文孚進兵吉州南村邀其歸路賊兵大敗斬六百級賊一屯在摩天嶺下嶺東館柵城焚掠臨溟村文孚回兵擊之戰于雙浦賊兵敗走斬六十級自是兩賊屯皆堅守不出文孚分兵圍之○十一月鄭崑壽回自京師皇朝許出大兵來援先賜銀三千兩崑壽初至京師呈奏文 帝即下兵部覆議崑壽呈文兵部中請懇迫又詣尚書石星痛哭哀訴悲不自勝星亦感動出涕時皇朝異議紛然或云只防中國地界不必多發兵

馬先弊中國唯石星力主發兵之議覆題激
勵且請身自東征 聖旨即允以兵部侍郎
宋應昌爲經略使先發二萬兵旋調大軍定
將繼遣且賜馬價銀(馬價銀乃中朝邊備禦虜之銀)三千兩
備買弓角火藥以送崑壽冒暑而往冒寒而
迴行不留程奏請准事 上嘉悅厚勞之○
湖南士民聚義穀從海路輸運于義州○設
軍功廳查勘軍功○前同知事成渾赴行在
陞拜右叅贊從大臣議也渾啓曰臣在國難
之初欲奔赴闕下而朝廷方有黨人之目不

敢自諳班行違乘輿渡江之日事在倉卒家在十五里外未及聞知不得奔問起居入臣分義掃地盡矣不意東宮下敎命就李廷馨軍中同任軍事以臣癃廢豈堪驅馳扶舁至軍不敢辭死繼有東宮名命仍赴分朝留一旬請入大朝前月末自成川起行冬日寒冱臣漸漸毁寒疾重發濡滯道路留落遲緩無以自白其素心惶恐愧慄死有餘罪答曰聞闕到此良用嘉悅國家將賴卿恢復宜勿待罪又辭新陞職名不許再三皆不許○文昭

殿位版初瘗于殿內金千鎰募人入城潛取
以來奉安于江華命賞應募人○十二月全
羅巡察使權慄進兵水原禿城慄至稷山體
察使鄭澈戒勿輕進慄乃住軍以聞朝廷請
下旨責澈促慄進圖京城慄懲前日野戰潰
師進住禿城　上解佩劒馳賜曰諸將不用
命者以此從事京城賊分陣出兵往來挑戰
慄堅壁不應賊燒營而退慄時出銳卒鈔擊
零賊畿內賊皆斂入京城自此西路得通行
李諸義兵鱗次進屯畿界以待天兵　帝遣

大兵來援提督李如松先渡江 帝既准許
我奏請以兵部侍郎宋應昌為經略軍門都
督同知李如松為提督軍務副揔兵楊元為
左協大將副揔兵王有翼副揔兵王維禎叅
將李如梅叅將李如梧叅將楊紹先先鋒副
揔兵查大受副揔兵孫守廉叅將李寧遊擊
葛逢夏等咸統于元總兵李如栢為中協大
將副揔兵任自強叅將李芳春遊擊高策遊
擊錢世禎遊擊戚金遊擊周弘謨遊擊方時
輝遊擊高昇遊擊王洞等咸統于如栢副揔

兵張世爵為右協大將副摠兵祖承訓副摠
兵吳惟忠副摠兵王必迪叅將趙之牧叅將
張應忠叅將駱尙志叅將陳邦哲遊擊谷燧
遊擊梁心等咸統于世爵叅將方時春為中
軍備禦韓宗功為旗鼓官兵部員外郎劉黃
裳兵部主事袁黃為贊畫戶部主事艾維新
督餉兵合四萬三千餘人繼出者八千人是
時平壤屯賊可萬數千並我民為兵以張軍
勢經略計以三倍衆擊之

癸巳二十六年春正月提督李如松領三協將

楊元張世爵李如栢等進逼平壤都元帥合
諸陣兵從其後分軍圍住初八日提督傳令
三營一時進兵環城擺陣我兵逼南城浙兵
逼西城提督跑馬往來督戰萬砲齊發聲震
天地提督手斬怯退者一人巡示之大呼曰
先登城上者賞銀五十兩駱尚志奮戟先登
浙兵鼓噪而從之拔賊幟立天兵幟賊不能
抵當退入土窟我軍繼登提督與張世爵等
攻七星門用大砲撞碎門板整軍而入於是
李如栢由含毬門楊元由普通門乘勢爭前

斬獲一千二百八十餘名燒殺亦過半並擄投倭浙人張大膳行長入據練光亭土窟諸酋連據諸窟皆從穴放丸如雨天兵攻之多中傷提督止營使張大膳諭行長曰不忍盡殺人命開爾生路可速領諸酋來聽約束行長答曰俺等當退請無攔截後路提督慮其窮寇致死乃許行長傳令我軍撤一路伏兵夜半行長率餘衆乘冰過江脫去中和黃州屯賊先已撤去驛遞奏捷與督府偕奏奏文曰謹奏爲仰仗皇威克復平壤飛報捷音事

該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初九日陪臣諸道都
體察使柳成龍馳啓據諸道都巡察使金命
元呈該平安道巡察使李元翼申本月初六
日有欽差提督薊遼保定山東等處防海禦
倭軍務總兵官都督同知李如松統率大勢
官軍直抵平壤城外部分諸將圍抱本城有
倭賊二千餘名登城北牧丹峯建青白旗裝
喊放砲又有倭賊一萬餘名擺立城上前植
鹿角棚子擁楯揚劍勢甚猖獗又有倭賊四
五千名建大將旗鳴鼓吹螺巡視城中指揮

諸賊本城裏外設險勢難遽攻總兵收軍回
營本日寅夜有倭賊三千餘名銜枚潜出襲
都督楊元都督李如栢都指揮張世爵等營
被本官等統兵殺退初七日夜有倭賊約八
百餘名復斫都督李如栢營又被本官殺退
初八日黎明總兵焚香卜日得吉喫飯訖與
三營將官分統各該將領官軍人等擺陣於
七星含毬普通等門外總兵領親兵二百餘
騎往來指揮將士踊躍感恩盡力辰時分諸
軍鱗次漸進各據火器一時齊發聲震天地

大野晦冥火箭一枝着密德士窟俄而赤焰亘天延爇殆盡守陴倭賊亂用鉛丸湯水石塊以死拒守又用長槍大刀向外齊刃森如蝟毛總兵手斬畏㥘者一名徇示陣前諸軍鼓譟薄城負麻牌持矛戟相雜齊進或發射放砲或仰刺守陴之賊賊不能支吾稍自引退總兵挺身先登督諸軍進入天兵一起與本國官軍入含毬門一起入普通門一起登密德東城騎步雲集四面砍殺衆賊崩潰天兵當陣斬獲首級一千二百八十五顆內查

有賊首平秀忠平鎭信宗逸等二十五人首級生擒倭賊二名并通事張大膳奪獲馬二千九百八十五匹得獲倭器四百五十三件救出本國被擄男婦一千一十五名口天兵乘勝縱火悉燒房屋衆賊投竄被燒死者約一萬餘名臭聞一十餘里餘賊躲入風月樓小城總兵督運柴草四面堆積仍用火箭飛射一時焚燒俱成灰燼又有餘賊跳城過江冰陷溺死者不計其數七星普通牧丹等處諸賊仍據土窟堅固難拔總兵收兵傳食曰

賊必夜遁就遣副總兵參將等官李寧祖承訓葛逢夏等領兵埋伏總兵同楊李張三副將由大路追趕本賊四散遁去被李寧等伏路邀截斬獲首級三百五十九顆生擒倭賊三名餘賊棄甲拋戈驚亂遁走岊嶺以西悉底蕩平臣竊念平壤一府實本國舊都城池險固而兇賊豨突據為窟穴即日天兵進討一鼓蕩破梟獍餘孽逃命無所本國再造之機實在於此臣與李元翼督運各處芻粮進入本城聽候督府調用外緣係捷音事理為

此具啓等因臣據此咨商小邦軍兵脆弱日
久愈削兼且平壤城險未易收復日夜憂煎
不知死所欽蒙 聖明天地父母曲念先故
不以臣失職而加罪命調南北精兵以拯濟
小邦塗炭慮軍犒之乏則先賜銀兩憂粮草
之缺則陸續飛輓士卒暴露於野驢騾顛損
於道以臣之故貽戚 天朝至於如此臣感
激怔營若無所措竊照王師有征天吏無敵
乃於本年正月初八日壬戌進攻平壤不崇
朝而城破除焚溺斬殺之外餘賊喪䰟逃遁

其軍威之盛戰勝之速委前史所未有臣與
大小陪臣初聞捷音不覺涕淚之交下茲蓋
聖天子盛德誕敷神武遠暢而名公賛謨本
兵運籌侍郎宋應昌專心機務指授方略謀
猷克合用集殊功總兵李如松誓師慷慨義
氣動人軍行所過秋毫無犯臨陣督戰身先
列校至於鉛彈擊馬火毒熏身色不怖而愈
厲克城之日祭箕子而先封其墓恤瘡痍而
遍酹陣亡宣布德意慰問孤寡雖裴度之平
淮西曹彬之下江南無以過此副參遊擊都

司以下各該將領等官闞如虓虎如神助勢至有巨石滚下而拒之直上者丸入胷膛而鏖殺未已者小邦將士袖手駭縮莫敢助力於其間徒觀其鐵騎所蹴飛塵驀野火箭所及赤焰彌天礮觸列棚則決若吹毛搶刺守陴則捷若飛鶻腥烟漫空流血渾江天地為之擺裂山淵為之反覆彼賊之鳥銃湯石政猶螳臂拒轍無敢抵敵臣竊念平壤一城實伊精兵器械之處臣竭一道之力經年莫覩而克復之後聞其所設守備則決非小邦兵

力所可攻陷天威一振列屯望風已成破竹之勢黃海以東不戰自却舊都指日可復宗社次第汛掃臣思先靈地下之感念遺黎其蘇之望悲哀喜幸惝怳難雙雖欲報荅生成實難爲圖抑臣之所大恨者念惟小醜跳梁自大於鱗介之鄉昧天之威屢肆狂言臣嘗痛之今者鬼啓其衷自取天誅其瀕讋島慓惴惴然不敢喘息者殆終其遺育是豈徒雪小邦之蓄實亦彰百王之烈矣臣又聞之有願曲遂天地之大德所懷必達臣子之至情

臣念今兇賊殺勦全出王師而於小邦則未始有一毫創也渠見天將旋師國内孤弱再逞反噬之計則其禍益甚而益難防矣臣恐復勤　聖上東顧之憂而重徼臣失禦之罪也伏乞　聖慈憐海隅孑遺之民終　天朝子惠之仁着令督府量抽江浙砲手五千名仍付一二將官分屯沿海要害釜山等處着于月一以教訓小邦軍民一以消戢梟獍凶謀則臣庶可永仗天威收拾餘燼以備其後矣臣既復疆土又望善後極知僭猥罪固難

貫而 天朝俯䘏既有加於内服則下邦控
訴敢自外於一家臣益增隕越焉臣一面派
發人畜督運粮草一面調集兵馬協同王師
以圖進取京城又備咸鏡向西之賊臣擬待
收復訖即還京城迎勞官軍仍將前後受恩
緣由另行稱謝外緣係仰仗皇威克復平壤
飛報捷音事理為此謹具奏聞提督所領南
北軍爭功而提督右北令我國奏文勿悞
上令李好閔製文好閔夜間立草而兩邊鋪
張無欠辭南北將皆懽○宋經略進住安州

提督李如松進兵坡州戰于碧蹄驛不利退
住開城○咸鏡道吉州屯賊拔城遁鄭文孚
還鏡城羅遣義兵北巡六鎭搜誅叛民撫定
番胡收復諸堡派置將領北邊復舊皆文孚
力也○遣官致祭平壤戰死天兵封築其尸
上發義州回住定州世子自成川奉 廟社
主赴行在○二月軍兵學習鳥銃科舉亦取
其技廣議煮硝之法○提督李如松還住平
壤提督久留開城糧運垂乏無意進取數使
人經略盖尋前日和議也適有訛言賊將清

正將自安邊西犯平壤提督因此聲言欲還
救平壤遂擧軍西還留王必迪于開城○全
羅巡察使權慄敗賊兵于幸州時京城賊合
屯大熾慄欲連絡天兵以圖京城乃留兵使
宣居怡領全師屯衿川先教山分抄精兵四
千自陽川濟江陣于幸州山上設柵爲衛賊
見其孤懸深入悉衆數萬乗曉圍柵鐃鼓動
地柵中震駭慄申令鎭靜賊分軍迭進自卯
至酉內外皆殊死戰我軍占地高峻後臨江
壁逃走無路皆懷死心賊仰攻九道不直湖

南壯軍皆善射射必中傷矢如雨注賊輒披靡乃各持束草縱火燒柵柵中以水撲滅賊毁西北隅柵一間所守僧軍少却慄自用劒斬退者數人復樹柵以拒之矢將盡水使李蘋舟載箭數萬以繼之賊遂敗退聚積尸爲四堆覆芻以焚之臭聞數里我軍收斬餘尸一百三十級翌日查大受來視戰處曰外國有真將軍宋經略移咨慰奬用段銀爲禮奏聞于 帝帝遣鴻臚寺官宣諭本國曰朝鮮素稱強國今觀權慄斬獲甚多該國人民尚

可振作朕甚嘉之慄移陣坡州山城賊兵又來侵皆不戰而退提督聞之頗悔回軍之遽使張世爵同李德馨還到開城蓄糧以待之命權慄陞階資憲○上發定州進住肅川府留世子 中宮仍住又自肅川移住永柔縣時大臣諸宰連請 上進住内地督運糧餉維係民望 上持疑不從大臣以爲事機甚急連請不已 上答以予意經略在後差官絡繹接應爲緊倭賊尚屯北路西犯可虞且離此一步則號令解弛搬運唐糧亦多滯碍

故不得快從矣無已則欲令世子中宮仍留定州予略率從官單騎赴平壤從大軍之後號令諸事可孚於是大臣等啓曰此正臣等所願欲也惟望速決而已 上從之暫留肅川府以直路供御有弊移住永柔縣○夏四月經略遣沈惟敬入倭營議和大將秀家等約日回去提督聞之復提兵至開城○兵部題請内庫銀三千兩與本國領給國内有功及死事員役○帝勅賜山東糧十萬石漕運濟餉時不通海路已二百年遣武官吳定邦至旅順口嚮導以來○京畿

監司成泳狀啓宣靖二陵之變賊退而金千
鎰先審陵變以兵奉衛泳舉以聞○禮部題
請平壤開城碧蹄王京設壇致祭陣亡官軍
奉 聖旨壇號愍忠仍與官銀貿辦祭品○
慶尚左巡察使金誠一卒誠一奉使日本誤
奏敵情幾陷罪辟及蒙宥受命憂憤感激誓
死討賊平生不解軍旅而至誠諭衆調劑官
義諸軍保全一隅逾年皆其統率效也○五
月經略聞倭棄京城始出牌促提督追擊賊
去已數十日矣提督在道徐行或留止延日

寸踰嶺而還賊既退分屯於海邊自蔚山西
生浦至東萊金海熊川巨濟首尾相連十六
屯皆依山憑海築城掘壕為久留計皇朝繼
遣四川摠兵劉綎率福建西蜀南蠻等處召
募兵五千來屯星州浙將吳惟忠屯善山李
寧祖承訓葛逢夏屯居昌駱尚志王必迪屯
慶州環四面相持○都元帥金命元巡邊使
李薲全羅兵使宣居怡追賊下嶺南忠清兵
使黃進全羅防禦使李福男各以其兵會權
慄領新兵踰雲峯赴嶺南皆列屯昌寧宜寧

等邑以臨賊境○六月清正還我兩王子及宰臣等○倭賊陷晉州倡義使金千鎰與其子象乾及慶尚兵使崔慶會復讎將高從厚佐郎梁山璹等北向再拜投江以死李宗仁轉鬪至南江左右挾兩賊大呼投江曰金海府使李宗仁死於此進士文弘獻正字吳玭叅奉高敬兄等皆從死城既陷賊大肆屠殺巨濟縣令金俊民獨馳馬巷戰左右突擊賊衆披靡終日追逐凡劒皆不中竟不知死處城中士女奔波至江投死流屍塞江大約死

者六七萬壯士得脫者數三人賊夷城郭焚家舍一城為墟城被圍九日晝夜大小百餘戰賊死者相當而衆寡不敵外救不至諸將力盡而死自倭變以來陷敗之慘義烈之著無如晉城者千鎰贈左贊成慶會贈左贊成宗仁贈兵曹判書俊民贈刑曹判書其餘贈職有差○秋七月全羅左水使李舜臣請移營閑山島從之島在巨濟南三十里山勢周回便於藏船倭船欲犯湖南則必由是路舜臣以本鎮僻左難於控禦故有是請○提督

李如松撤兵回 上自江西如黃州迎送仍
自黃州進次海州 王妃世子自江西來會
臨海順和兩王子亦至○沈惟敬自倭營回
持秀吉納款表文且挾倭官小西飛來○以
李舜臣兼三道水軍統制使本職如故朝議
以三道水軍不相統攝特置統制以主之舜
臣以陸地困於軍興請於體府曰但付一面
海浦則粮械自足至是煑海販鹽積穀鉅萬
營舍器具無不完備募民完聚爲一巨鎭○
九月經略宋應昌提督李如松還渡鴨綠而

去惟留劉綎吳惟忠步軍萬餘人又奏請王
世子經理全慶奉旨降勅令王世子權總節
制○李如松容貌魁傑宇量寬洪行軍臨陣
鈐束得宜所過皆便之父寧遠伯成樑追與
書朝鮮乃吾先祖鄉汝其勉之如松嘗以其
書私示伴使曰家教如此敢不為貴國盡力
或言其先乃理山郡出而我國人未詳如松
年三十餘初來顏鬢甚韶還自嶺南鬚有白
莖謂我人曰為伱國斑白如此後 上命建
祠于平壤祀石星及如松而以如栢張世爵

楊元配賜額武烈○上將還都留　王妃世
子奉　廟社留海州過臨津戰場即命行厲
祭陣亡之士○冬十月　上還京師初四日以
貞陵洞故月山大君宅為行宫○頒教中外
遣使降香山川擇日哭宗廟墟命祭碧蹄戰
亡天兵○遣禮曹判書李增率儒生哭文廟
墟○命募僧收瘞都城内外屍骸○命設賑
賑飢時經兵亂都中大飢僵尸相枕命設五
塲作糜粥分賑　上或親臨面給○命擇日
謁　先陵○閏十一月　帝遣行人司行人

司憲齎勅來宣 帝以 上復國還都降勅
慰諭仍賜銀幣勅書略云昨者王以大兵驅
倭出境還師舊國上表來謝朕心深用嘉悅
念茲復國重事不可照常報聞今特遣使降
諭以古人卧薪嘗膽之義相勉朝廷之待屬
國恩義止此脫有他變朕不能為王謀也○
十二月光州儒生金德齡起義兵德齡有神
力勇健如飛頗有氣節而家習儒業謙晦下
人故人無知者亂後守喪居家時官義兵無
慮數百屯見賊輒潰姊夫金應會慷慨士也

屢勸使起兵討賊德齡疑未决適潭陽府使李景麟長城縣監李貴上疏薦德齡可任大將時撫軍司南下又諭以世子令旨德齡乃與所善壯士崔聃齡等數十人俱起賣田宅爲器仗傳檄募兵應者坌集得精壯五千餘人德齡手自指畫教以行陣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一

宣祖朝九

甲午二十七年春正月命詳定貢案亂後貢法尤壞命減省舊案一從土産增損而未盡釐正而止貢物作米之議始此○二月設訓鍊都監以柳成龍爲都提調初平壤之復也上詣謝都督李如松問天兵前後勝敗之異都督曰前來北方之將恒習防胡戰法故戰不利今來所用乃戚將軍紀效新書禦倭之法所以全勝也　上請見戚書都督秘之不

出 上密令譯官購得於都督麾下人 上在海州以示柳成龍曰予觀天下書多矣此書實難曉卿爲我講解使可效法成龍與從事官李時發等討論又得儒生韓嶠爲郎專掌質問于天將衙門及 上還都命設訓鍊都監成龍爲都提調武臣趙儆爲大將兵曹判書李德馨爲有司堂上文臣辛慶晉李弘胄爲郎屬募饑民爲兵應者頗集趙儆設法以限之能舉一巨石能超越一丈墻者入格旬日得數千人教以戚氏三手練技之法置

把摠哨官部分演習悉如戚制數月而成軍容 上親臨習陣此後都監軍常宿衛扈從國家賴之成龍仍請措置粮餉加募兵一萬於京城置五營營置二千每年半留城中練習半出城外擇閒曠之地爲屯田輪環替代以厚兵食之源而益固根本 上皆從之事竟不行○三月都督劉綎自星州移鎭南原綎所領兵初則萬餘至是天將講和稱以倭已撤屯減放其軍只帶五千人綎又與淸正交使通意○北兵使鄭見龍討滅易水部叛

胡自壬辰以来藩胡肆行寇鈔永建堡易水部落寇暴尤甚鍾城穩城之境受其害鄭見龍密發六鎮兵馬以降倭為先鋒猝襲巢穴胡人據山為壘終日拒戰降倭負牌先登官軍繼之城遂陷盡殲胡人老少死者七八百口○夏四月以民饑相食下罪已教書于諸路○命罷諸道義兵屬于忠勇將金德齡○五月顧經略遣參將胡澤劉付諭朝臣略云倭奴無端侵爾勢如破竹據三都會有爾土地人民十八九虜爾王子陪臣　皇上赫然

興師一戰而破平壤再戰而得開城倭奴竟
遁王城送還王子陪臣復地二千里所費帑
金不貲士馬物故不少朝廷之待屬國恩義
止此 皇上罔極之恩亦已過矣今餉已不
可再運矣兵已不可再用矣而倭奴亦畏威
請降且乞封貢矣天朝正宜許之封貢容之
為外臣驅倭盡數渡海不復侵爾解勢息兵
所以為爾國久遠計也今爾國糧盡人民相
食又何恃而請兵耶既不與兵餉於爾國又
絶封貢於倭奴倭奴必發怒於爾國而爾國

必亡安可不早自計耶爾為倭請封貢若果得請則倭必益感中國且德朝鮮必罷兵而去倭去而爾國君臣遂苦心焦思卧薪嘗膽以修越王之業則天道好還安知無報倭日也澤留館三月朝議不決 上堅不欲從屢下嚴旨○秋八月參將胡澤還奏請使許頊賫請封倭奏文隨去時皇朝之議多以許倭款為非惟石星及經略宋顧二人未得善策欲還就完事極力主張而科官輒持之故要我國隨而奏請以伸其計 上知讎賊欺詐

反覆和必不成故欲守義請兵前後下旨痛
快嚴切至命傳位世子然後任行許和事柳
成龍連啓以國勢如此當詳具事情以聽中
朝處置 上初不許只許咨報衙門而備局
諸議皆如成龍言 上不得已從之○九月
沈惟敬與倭差人小西飛還入倭營先是許
頊至京師呈奏文兵部大喜以爲倭誠心納
款奏請收小西飛入京詰以三事一但求封
不求貢二一倭不留釜山三永不侵朝鮮如
約即封不如約不可小西飛請遵約束指天

爲誓於是封倭事遂決兵部奏吏遣惟敬挾小西飛入倭營宣諭許封令盡撤屯歸國又以臨淮侯勳衛署都督僉事李宗誠差冊封日本正使都督僉事楊邦亨爲副使○遣教士于各道訓習三手技法(砲射砍法)置哨軍時京城設訓鍊都監募兵訓鍊而外方亦置哨軍或束伍軍毋論良民公私賤人選壯充額束以戚書之制教鍊三手分遣御史試閱自是軍額頗增益矣

乙未二十八年遣使閱兵平安道巡察使李元

翼賞加崇祿階元翼於兵荒之餘安集撫恤
公私按堵又抄兵八千餘人操鍊如法至是
遣使閱試○沈惟敬先入平行長營接伴使
黃愼從之行長不為禮愼亦不接禮還出行
長還出迎謝曰致敬天使頗失禮貌顧謂從
人曰朝鮮之扶持賴有此等人也惟敬諭行
長曰必倭兵盡撤天使當來○封倭詔使李
宗誠楊邦亨入京皇朝初許倭納款而以不
許一倭留屯必盡數撤回使臣方渡海其後
行長節節退托初言天使渡鴨綠則我等當

撤回及使行渡鴨緑則行長又言到王京則
當撤回使臣到京則又言到居昌密陽等地
又言到釜山營中皆變幻反覆宗誠等在途
續遣入促渡海行長方撤熊川巨濟數陣以
示信 上痛斥和議而大臣曲從經略意旨
陳奏倭情石星等仍以得決大議至是宗誠
等言天朝使臣捧詔入日本朝鮮豈容無同
行使臣乎促令差遣使价 上益怒委責備
局諸宰○教鍊遊擊胡大受出来爲教三手
軍請来也○是歲大有年木綿一四直米三

四十斗度支無儲貸不能糶軍粮然飢民始得蘇活酒食爲樂

丙申二十九年春二月下教書宣諭南方士民其書曰邦本於民予雖惛國之所依而民不可窮則固知之矣矧今天降禍而不悔者五年國垂亡而僅延者一綫我 祖宗二百年休養生齒殲於兵鏑疫癘饑餓而孑遺者無幾井邑荒墟烟火斷絶千里蕭然灌莽極天於是而不思所以安集之生息之反從而侵苦焉竭其力殫其財其亦不仁甚矣予雖涼

于德亦不至如此之忍也顧念兵興以後國家多事而經用甚廣戍守轉輸之勞餱糧齎送之費出於徭役正供之外者不可勝記朝徵夕發頭會箕斂而力不得不殫財不得不竭使予赤子困頓流離丁壯或縊於道樹老羸皆塡於溝壑亟喪我躬寧丁我民負罪省愆焚灼在心嗚呼君與民猶父子也民亦有心孰不知君之當愛國之當憂哉凡今之聚財役力於民者皆出於國計之甚不得已而至於練兵設險及此屯田等事尤爲今日保

邦寧復不可緩之急務也雖其事之入於
措亦宜或重困生民者而究其原則予非以
厲民也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惟爾庶民想亦
有恕於予而爲民之父母使民日瘁昧昧予
思之誠無以自悅于民目今春日載陽陰沍
漸釋和風所動甘雨所潤枯槁者蘇出蟄者
昭百物欣欣皆有取生之意而哀我元元獨
異於此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無以自聊道殍
相望野骴不收何罪何辜至於此極興言及
此痛切心骨中夜不寐臨飡忘食凡可以佐

百姓者無所不慮而議賑貸則倉廩已罄思
復除則防禦正急予之愛民之心至此而窮
所售矣民或赦過予則何顔聞癸巳逋欠之
在民者尚多父貽窮閻剜心之苦今玆特許
一切蠲免罪囚之淹滯者亦令急䟽放俾無
呼冤鬱屋忍痛圜門以傷天地好生之心凡
干疵政弊法之為民害而民不能自達者亦
另諭方伯御史使之盡心詢訪隨報蠲除庶
予萬死餘民得袪一分之力以為寧邦之本
而無壹予不德嗚呼小息未遑敢言深結乎

爾驩至誠則孚尚冀有感於予云云○夏四月封倭正使李宗誠久留釜營有倭入密言關白實無受封意將誘致詔使拘囚困辱宗誠大懼夜半逃歸○五月清正燒寨撤兵渡海去皇朝以封倭副使楊邦亨為正使沈惟敬為副陳雲鴻奉勅来宣○秋七月忠清道鴻山庶人李夢鶴聚兵作亂夜襲鴻山縣治縣監尹英賢被執又執林川郡守朴振國轉陷青陽定山等六邑軍至數萬中外震撓夢鶴進攻洪州牧使洪可臣收聚民兵且告州

居武將林得義朴名賢前兵使辛景洹等為守城計藍浦縣監朴東善聞變急鞭于水使崔湖發兵欲進救洪州水使令東善馳來相議東善因聚兵馳進欲直往洪州崔湖以水軍非陸戰之兵有持難之色東善大言曰此誠何時而較水陸之異耶遂盡發水營兵且令保寧縣監黃應聖聚集本縣之兵同入洪州城城中得援兵大喜擺立於城頭夜列炬雉堞照耀內外聲勢頗張於是賊衆乘暗逃去夢鶴知城不可攻翌日引向德山之路逃

嶽相繼時本道兵使李時言住兵温陽不[illegible]
進勦求援湖南都元帥權慄檄忠勇將金德
齡等引兵來赴湖南兵進至石城賊徒先已
聞購捕之令夜即其陣中斬夢鶴首來降朴
名賢等出城追擊徒衆盡散都元帥權慄傳
令搜捕州縣各自捕囚慄即訊取服皆致京
獄 上遣同知義禁府事尹承勲往稷山按
問罪人輕重誘脅愚民從輕放釋致京獄者
百餘人正刑者緣坐籍沒如法棄洪可臣爲
元勲○大赦宣諭中外教書曰閔予一人遘

茲洪亂大饑未復大恥未雪雖忝居爾臣民之上恒懷慽鬱如窮人無所歸而今此逆孽之變又發於多難之辰良由予治國亡狀釁禍萌生痛心靦貌誠不知所爲也嗚呼湖右一方豈盡梟獍之族而幺麽一二輩逞其胷聚不數日而從者靡然靜言思之咎有所歸其敢曰民有罪焉予惟喪亂之餘民死蓋什八九矣其幸孑遺者僅存如綫之息而勞來不先誅求是加橫科暴征色目如蝟天兵之餽餉辨於是經費之需用出於是以之而祿

兵以之而築城髓膏已推而索賦愈峻筋力既盡而徵役轉急況於兩湖則謂其稍完而騷擾尤甚加以刑罰濫酷視人如菅民困謷蠥怨詈朋興土崩瓦解之形已成矣而予乃懵然於上曾不能苦身省費如勾踐以少寬民力日夜拊循如燕昭以少慰民心使予赤子寃結無辜起而為亂予之負民至此極矣民之易陷於詿誤亦豈其本情哉茲特軫念於脅從之治而又不能及時善處逮捕之際未免有玉石俱焚之禍重得罪於民深切愧

悼顧予雖惛亦知民力之已殫迄可小休而
讎賊壓境已浹五載衝突之禍迫在朝夕勢
不容束手待亡鍊兵而為禦賊之圖築城而
為扼險之備峙糧而為供軍之需皆所以為
民紓禍俱存之計尚覬民之或恕予以生道
使之也而奉行者不體予意乃以保民之舉
徒為病民之歸馴致怨積而盜起皆由予不
明之故也念我
祖宗重熈積慶餘二百年
含生負氣之倫俱受亭育以生以死於深仁
厚澤之中而逮予眇躬外難既極內釁繼作

喪亂之甚無一物得其寧死亡相枕胎卵殪殈中夜省之未嘗不爲之怛然也渠魁已戮當以撫定爲急蓋以法靖民民益亂以德化民民易服其經亂地方亟爲略株連之法布德意之寬令按堵如故且夫感人以言不若感人以實有仁聞不若行仁政今日之爲民害莫貢賦城池之爲甚亦當量其緊歇而審其緩急可蠲者蠲之可罷者罷之一舉一措務以便民爲主無重貽患害使徭輕賦薄政平民安庶共躋於隆治故玆教示云云○閏

八月遣韓孝純于閑山島設武科試戍軍賜第從統制使李舜臣請也○九月詔使入日本秀吉盛飾館宇以待而辭貌倨傲僞稱脚瘡拜不屈膝接享邦亨等甚歉忽怒責曰我放還朝鮮兩王子朝鮮當使王子來謝而使臣官卑是謾我也我受 皇上恩典感激至矣朝鮮則當加兵也又使人拒責黃慎等曰朝鮮有四大罪王子放還後迭不來謝使臣必以卑官苟充入送爾乃小邦自前侮我歲貢不修朝聘不至且冊使逃還皆汝國所為

并國書國幣却之行長私接愼等巧辭遜謝而已○冬十月黄愼自日本先遣入回奏倭國不受封事情兩使回還牌文先來始聞淸正等再擧兵渡海之報○十一月復遣體察使李元翼南下時聞和事已敗朝廷洶懼元翼等請淸野待變　上面諭元翼還南措置防備曰卿與諸將戮力效死毋以賊遺予再有龍灣之厄也　上爲出涕以送○十二月兩天使還渡海平行長護送至梁山餞別而還黄愼等先歸愼以不竣使事欲留待以决

兩使曰伱不傳國書是將完歸也我等雖傳
詔而封事不諧是辱命也促愼同發行長每
請愼以享禮愼曰使事不遂義當不食此國
飯況領宴樂乎行長又要兩使請愼參席愼
抵拒不從行長終始致遜愼至京命加資嘉
善臺諫劾其奉使不竣無功有罪 上曰予
為其獨勞賞之若愼成使事是不可賞也盖
上意以和議不成為幸也

丁酉 三十年春正月皇朝以右僉都御史楊鎬
為經理兵部尚書邢玠為摠督軍門麻貴為

提督統宣大兵一千副摠兵楊元統遼東兵三千副摠兵吳惟忠統南兵四千游擊牛伯英統密雲兵二千游擊陳愚衷統延綏兵二千參政蕭應宮監軍戶部郎中董漢儒督餉以來救先是楊邦亨沈惟敬等辱命而歸皇朝以秀吉負我大恩戕殺官軍久不撤兵將兵部尚書石星下獄拿沈惟敬以去朝廷又連遣權悏等告急遂再發兵相繼而來○秋七月賊襲破舟師統制使元均敗死全羅水使李億祺忠清水使崔湖等死之閑山敗報

至朝野震駭　上召見備邊司諸臣問之慶
林君金命元兵曹判書李恒福以為方今之
計唯復以李舜臣為統制使乃可　上從之
○八月賊陷安陰黃石山城縣監郭䞭前咸
陽郡守趙宗道死之初體察使李元翼以黃
石為湖嶺咽喉賊所必爭隷三邑兵命䞭守
之賊至䞭督戰晝夜不懈城陷䞭踞胡床神
色不變竟遇害二子履常履厚抱持罵賊賊
並殺之䞭女嫁柳文虎文虎為賊所擄郭氏
已出城聞之謂其婢曰父死而不死為有夫

在耳今夫又被執吾何忍獨生遂自經死趙宗道以前郡守家居常曰吾是食祿之人不可與奔竄之徒同死草間死當明白死耳率妻子入城作詩曰崆峒山外生猶喜巡遠城中死亦榮遂與趙同死○九月賊將行長義智等分道進兵圍南原城相持累日賊兵以薪草塡塹乘夜肉薄而登亂放飛丸城中大亂摠兵楊元與麾下數人潰圍而走僅以身免天兵及我師盡被斫殺摠兵中軍李新芳千摠蔣表毛承先接伴使鄭期遠兵使李福

男防禦使吳應井助防將金敬老別將申浩府使任鉉判官李德恢求禮縣監李元春等皆死之○經理楊鎬使副摠兵解生等大敗賊兵于稷山賊自陷南原乘勝長驅進逼京畿經理楊鎬在平壤聞之馳入京城招提督責不戰之狀與提督定計密選騎士之精勇者使解生牛伯英楊登山頗貴領之迎擊于稷山解生等伏兵於稷山之素沙坪乘賊未及成列縱突騎擊之賊披靡而走死者甚多又遣游擊擺賽將二千騎繼之與四將合勢

追擊又破之是日經理提督請 上出視江上人心洶懼士庶皆荷擔而立 內殿避兵西辇及捷報至京中乃稍定○冬十月 上辇與仁門外親迎 廟社主至于權設所行焚香禮○十一月經理楊鎬提督麻貴引大軍南下慶尚道鎬將行言于 上曰不佞將舉兵南征願與國王偕往 上應口而諾翌日 上與經理聯轡出城經理從險路躍馬而去 上亦疾馳而及之容範安閒經理顧笑曰王可與共事矣 上將下馬百官衛士

無一人追及者惟宣傳官柳承緒進而執靮
及至江上經理固要 上還都 上乃還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三

宣祖朝十

戊戌三十一年春二月提督董一元劉綎領大軍渡江舟師提督陳璘領浙江水軍五百餘艘来泊唐津因下全羅道○三月游擊擺賽卒于軍 上聞之問于禮曹曰我國卿相之喪亦且停朝市天將之卒也不可無變常之節從速議處禮曹回啓曰此事非平時所宜有故國無定制今遵 聖教起義定式則足以感泣亡靈激礪將士限二日停朝市爲當

然官職高下宜有定限自今游擊以上喪弁依此例 上從之○夏四月時賊屯據南邊民不得以時耕穫窮餓日甚皇朝運致山東米以賑之○上下教曰臨海君珒承名時沈醉誠極駭愕罷職○備邊司啓曰我國三面濱海無處不產魚鹽民皆賴此以生若專有統領區畫得宜則軍食亦將自此有裕矣朝廷已有此議只患主管無人尚未施設請令該司斯速講究而行之 答曰法令必待人而行我國法非不美令非不善而未見其效只

貽其弊弊從法生如影随形法反為影弊反為形非徒無益或又害之小民嗷嗷不能措手足此不可不察也如欲必行須得能幹其事者任之不然或舉措乖當或憑公作弊侵奪小民之所資則邦本顛矣雖有粟可保而食乎○六月楊經理中軍彭友德招接伴使李德馨密言曰主事丁應泰奏劾經理數其二十罪其中五事亦干於貴國矣經理令將上本求回經理之不幸亦貴國之不幸也翌日德馨往見經理以慰之經理笑曰應泰之

心腸異於常人眞可惡也諸將不能辦事我欲以法鈴束而譊言至此作事亦難矣經理上辭本請罷求回 上謂羣臣曰不可以此陳奏 天朝且宜移洛軍門使之陳辨凡事以直爲壯吾 君明見萬里必無他虞矣○舟師提督陳璘領水軍五百餘艘將下全羅道 上幸銅雀江津以餞之○前議政府右參贊成渾卒渾字浩原天分甚高德器早成自童幼時服膺庭訓又嘗尊慕李滉而私淑焉其爲學以考亭爲準則講明踐履交致其

功而於本源之地尤慥慥焉與李珥論四端七情理氣先後之說往復累千萬言多有先儒所未發者李珥嘗稱曰若論見解所到吾差有寸長操履敦確吾所不及云初以學行被薦屢以職召皆不就　上眷遇愈重召之不已渾力辭不獲雖間或赴都恒無久意歷計立朝日月不滿一歲壬辰之亂爲李弘老所構陷至是卒于坡山舊居學者稱爲牛溪先生○秋七月以崔天健爲陳奏使其奏文曰經理都察院伺候陪臣韓應寅啓稱本院

上疏辭職臣竊聞外間之言或說楊都爺被丁主事參奏島山之役兵馬多致損傷臣不以報麻都督亦並被參或說叙功不公功多不錄或說經理提督與清正講和或說經理築城朝鮮也是大錯或說倭奴原數不多經理張皇瞞報兵糧當減雖未知其真的而聲言漸播遠近疑惑臣竊念臣以覆亡禍敗之餘無復有自振之勢而特蒙 皇上曲察小邦悶迫之情洞燭倭奴兇狡之狀發兵運粮皆出 睿斷盖嘗一捷於稷山而京城全再

蹙於青山而湖甸完三壘於島山而賊已褫
魄矣臣感激洪造糜粉圖酬今者大軍齊集
蓄銳待發臣方供給資糧行看廓清之擧不
意撫臣楊鎬上疏辭職將離任西還臣始而
疑中而訝終乃大駭其參疏所論雖不得詳
第據其流聞則多是情外不近之說亦有朝
鮮人所言而通國之未曾知者也伏見撫臣
楊鎬自膺簡命銳意東事與督臣邢玠按臣
陳效協謀宣力殫竭思慮而勇往直前任怨
敢為最其長處也且莅任多年諳委本國殘

敗之狀痛懲棍徒科擾之弊約已甚簡冰蘗自飭此則小邦三尺童子亦所歎服去年秋賊酋行長攻陷南原清正領大衆來會兇鋒已迫漢南都城之民魚駭鳥竄鎬單車疾驅冒入危城慰諭餘民申飭將士使人心倚賴賊情畏沮遂却敵於談笑指揮之間都城得保今日皆其力也島山之役鎬以文職大官擐甲上陣暴露虎穴與提督及諸將勵氣督戰焚燒內外寨柵斬獲千餘級清正窮蹙一穴渴饑幾斃而不幸天雨急寒士卒多傷我

勢已疲而賊黨大集固將有腹背受敵之患
鎬與麻貴密察事機宣令左次排選馬軍身
自爲殿即其事狀終始如此若征勦實績則
陪臣及諸將皆目見而知之功罪査覈自有
公論天日在上豈容虛誑臣於其時擬將勞
績具奏上聞鎬過執謹遜力寢其奏臣嘗以
是爲歎曾不料今日之論紛紜至此自古當
事之臣易招人議功罪之間難適衆情 聖
鑑孔昭明見萬里其是非虛實終必洞察矣
待臣之煩籲哉仍念羈縻之說爲伊計所中

屢致差了事機到今賊之情形益露臣之削弱滋甚若 天朝欲與之講和則非但敗目前之事而天下受其憂矣愚夫愚婦皆知其非曾謂楊鎬身當東事而不料此耶去年二月淸正差一倭奴與被擄人假稱奉書提督探我虛實鎬即執倭奴送于南兵副將吳惟忠任其處置又於夏初行長遣朱元禮要時羅等托以講和潛圖緩兵有書於提督以下各衙門又有書於小邦禮曹鎬潛袭其遺禮曹之書書辭可惡且緩我而待新兵乃伊之

奸計已事可戒鎬洞見此狀拘囚其使不發
其書將欲臨機行計取勝萬全今執此而罪
講和則亦寃矣昔我 太祖高皇帝賜小邦
勅書有曰王國與倭爲鄰京都及沿海地方
設築城子今小邦藩蔽東海而全慶爲小邦
門户必先設備利禦此寃鎬欲築城屯守以
規遠計此是經理職内要務乃以是爲罪而
錯疑小邦貽他日之患其亦與 高皇帝詔
諭旨意大相遠矣此賊東自蔚山西至順天
連營列屯九百餘里築城掘壕屯田積穀更

換舊兵添調精卒其志豈徒然哉賊之多寡
盛衰據此可知今乃謂倭衆本少要減兵糧
臣誠未知其定計之所在臣又聞此賊將以
秋初再調兵衆過海要與天兵斷殺明年秀
吉領大兵進犯遼左此正先發制人之秋茲
者流言一播軍政大變先者懈而思還後者
沮而不發倘伊賊詗此勢則抵掌相慶而起
念至于此寧不寒膽抑臣所深痛者大兵已
發矣糧餉已運矣犒方料理事務已有定計
臣自幸滅賊有期天不見祐事又敗意累年

經營皆將壞了萬一浮議未定邊情莫白則
臣之滅亡有不暇顧而竊恐天下大計自此
去矣○天朝罷經理楊鎬以萬世德代之鎬
將還 上出餞于弘濟院爲之泣鎬亦慘然
動容○提督劉綎引兵南下 上送之于銅
雀江上○八月統制使李舜臣大破賊兵于
康津之古今島舜臣與陳璘方宴聞賊欲襲
之使諸將整束以待俄而賊船大至舜臣自
領水軍突入賊中發火砲燒五十餘艘賊遂
遁○以右議政李元翼爲陳奏使其奏文略

曰臣以悶迫之情危急之狀前後叫籲而
聖恩寬大如父愛子有呼必應無願不遂以
至于今大兵已發糧餉已運天威遠暢聲勢
堂堂臣自幸滅賊有期深讎可雪自撫臣楊
鎬革任西回軍情懈弛兩南疑懼我勢先動
賊已乘之邊書告急朝到夕至目今事勢十
分危急而主管無人中外潰裂至於胡說傳
播遠近簧鼓或云和議將講或云兵糧當減
將士泮渙皆無固志人民驚惶若無所依夫
凶賊之竊發非必因楊鎬之去而楊鎬之革

任適會於賊動之機以此人情攀慕洶洶靡
它眷戀之心同出至誠夫豈有私於楊鎬而
然哉特以楊鎬銳意討賊一力幹事庶幾鎬
在則賊可滅耳蓋鎬之得此於小邦者實有
其由去年秋賊逼漢南都城將潰鎬單車赴
難談笑却賊再全邦命島山之戰爲將士倡
擐甲上陣連日大捷幾縛清酋即此二擧而
小邦之信服者深矣觀其擔當東事晝夜焦
勞任怨敢爲不避訾謗則鎬之受任盡悴者
至矣憐愍小邦仁摩義礪法度嚴明軍兵畏

戢則鎬之約已律下者著矣至於親捨運船釐造軍械措置規畫日不暇給其發號施令皆有以大慰人心臣私切自幸賴此人而完事曾不料今日之論還至於此也況來茲日久經歷艱危道里遠近山川險易無不洞察賊之堅脆虛實將之賢否勇怯無不周知威名爲醜虜所畏舉措爲東民所服而一朝忽見遞易夫外國事勢難易須經歷而後方悉狡倭形勢虛實須熟探而後方驗若此者豈能了於時月間乎假使撫臣所爲盡如參奏

中所論猶當寛貸責成以圖結局事竣之後
徐議功罪亦未晩也況其所論皆是情外不
近者乎今者水陸大兵分道齊下先聲所及
湖南震動鎬方啗掌臨戎竟日舉事布置已
定規畫已成苟不乘此機會催兵督餉一大
懲創則雖欲省費苟完目前適以滋起後患
而天下受其禍此時用力又萬倍矣切迫之
情已申前奏 聖明之鑑想燭於萬里而憂
危之狀日急一日復此冒昧塵瀆不止臣豈
爲一楊鎬哉○九月 上下教于政院曰今

見丁應泰參奏蓋因我國之直言陳奏力救經理而為此洩憤之舉也予固知有此矣凡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但當為我之所當為若夫橫逆之自外至者初非所慮吉凶禍福順受而已應泰之跡不足以動予之一髮矣予為 天朝東藩之臣初為賊酋所脅據義斥絶敗國亡家顛沛流離固守臣節如水之百折而必東萬死而不悔也目見姦孽橫恣惠良受誣終必誤天下大計故不得不陳情力辨使吾 君洞照鬼蜮之肝肺予為楊經理

而死死有餘榮當含笑於地下矣自古世之
人平日稍有名字及其小人欺蔽其君枉害
忠良敗壞國家而劫於氣焰畏其中毒依阿
滇涊不出一言縮頸奔走於姦臣之顚下盡
喪其平生所守者予視之不啻如犬彘予不
忍爲此態也設使　天朝如應泰之言六師
移之予將稽顙蹈舞寧有一悔手嗟嗟痼病
昏劣之臣自知已明前後屢乞就閑而不幸
以至於今日不得不遺恨於卿等也　聖旨
未下方在竢罪之中豈敢以藩王自處偃然

無異平日乎況百病叢身寧能久存亦何面
目接待天將乎自令凡諸機務令世子處決
接待等事亦令世子代行自是 上閑閤不
視朝領議政柳成龍等率百官啓曰國家不
幸意外之變又至於此讒人交搆變亂黑白
自古而然然豈有如此之人者哉 皇上既
令科官并勘則今日唯當泣血呼冤陳達於
給事衙門及軍門御史啓白其奸狀遣使陳
辨不可少緩此等處置必須汲汲稟裁而
聖教如此臣等將何以處之耶國家事至重

且大豈可因一奸人而不為其所當為使益至於不可收拾乎 上答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五倫而君臣之義居其一若於此而得罪則禽獸而已今予得引賊叛君之名人臣負此罪惡以何面目立於天地間乎卿等以此情勢哭訴於諸衙門且急遣使請辭藩位此外無他道理卿等勿為他言宗室大臣三司藝文館皆力爭久而後乃視事遂以右議政李恒福為陳奏使以遣之其奏文略曰日者贊畫丁應泰以築城一事搆臣以不

測之語臣驚惶痛迫已經具本哀籲去訖方西望雪淨怵惕竢命繼而見本官第三疏搆揑小邦極其狼籍讀之未終心腸墜裂臣既被此名誠不可一日容息於覆載之間唯當早伏王法以謝天下第以一死固甘而臣之情事苟或有一毫之未白則生爲逆臣死爲逆鬼地下之目亦不得瞑矣疏中所論言亦汚口誠不欲掛之齒牙有所陳辨然 君父之側固非妄言之地是非虛實此心難欺有罪無罪 皇鑑在上臣請逐一條陳謹査日

本自高麗之季以至小邦之初跳梁侵掠歲
為邊患東南沿海數千里之地廢為榛莽先
臣康獻王力戰殲討僅能勘定而猶未能防
其竊發對馬一島最近於我其人利我互市
来款南邊因其納款許其往来其後日本諸
島之倭亦有因緣求好小邦視之如禽獸待
之如蛇虺為生靈計遂許以關市以中其欲
或賜以米穀以悅其心於是有館待倭奴之
例伊勢守之歸賜以紬米壽藺僧之還付送
諭書即此也至正統年間因其来使嘗遣陪

臣申叔舟通諭而來盖所以驗察彼中情形盛衰強弱而仍探聽賊情報聞　天朝此固有國之所不免而亦　天朝之所已知也惟其如是故正統癸亥年間倭寇上國仍掠小邦濟州爲小邦邊臣所得餘賊逋歸對馬島小邦遣人諭島主拿送遂獻俘于　天朝嘉靖癸未倭奴作亂於寧波府殺邊將而走其黨藤原中林等被獲於小邦即獻俘馘及所擒唐人又於嘉靖癸丑丙辰年俱獲入犯之倭節次獻俘屢蒙朝廷奬賞此皆小邦爲

天朝竭心殫力一面捍禦以遏其鋒一面撫輯以防其釁使醜類畏服不敢生心以弭邊疆之禍以効藩屏之職者也且對馬島倭初請來寓於薺浦釜山鹽浦等地以為互市釣魚之所小邦遂許其來居使之探候賊倭聲息此所以有三浦倭戶之說也然其居止及通行皆有定處不得違越因緣結幕者商販潜接者事畢後故留者一皆痛禁此則海東記已盡載錄即小邦鈐束之意亦可以見而其後漸成繁滋至正德庚午三浦之倭作亂

殺薺浦僉使李友曾小邦遂遣將勦滅三浦之無倭戶今已八九十年今乃謂小邦令世居倭戶往招諸倭起兵同犯言之不近乃至於此至於海東記略是乃陪臣申叔舟得倭人所記其國風俗世系地圖遂因其本稿附以小邦款待倭奴事例作一冊名爲海東諸國記蓋小邦與日本聲跡邈然只是來則不拒略爲羈縻之計而已至申叔舟往來之後稍知其國事蹟因謄出一編以爲異國之奇聞而今乃以覆瓿之斷簡作爲陷人之奇貨

指摭流聞揑造虛辭亦已甚矣其所謂年號大書分書之事尤不足辨盖此書只因其國所記而添註故其國僭稱年號之下分註天朝年號以標日本僭稱之某年爲 天朝建元之幾年如曰嘉吉元年即正統六年云者是也大書者本記也分書者添註也加一即字其意尤明春秋因魯史所作故大書魯元年其下分註周平王幾年亦可因此而有疑於尊周之意乎況其國王關白皆書死尊奉者果若是乎且書中既稱來朝而今乃謂

彼此相朝書中既云賜來而今乃謂鮮人納
貢自做臆說以掩其實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若曰小邦奉日本年號則序文之末何以揭
天朝成化紀元乎且序文則申叔舟第因其
書而泛論古昔待夷之道是不過一文人措
語之謬事在百年之前微瑣甚矣而今欲執
此而爲罪案目之以輕藐中國豈不寃乎況
其書中所謂欺誑真僞變詐百端溪壑之慾
無窮小咈其意便發憤言地絶海隔難審情
僞等語即小邦待倭之情已自槩見至於辭

祖一事則小邦海外荒僻自三國以來禮義
名號慕效中朝多有僭擬至我先臣康獻王
凡有干紀者一切釐正以至微細節目亦未
嘗不謹以為上下截然之分傳之子孫守如
金石而獨其稱號則自新羅高麗有此謬誤
盖以臣民襲舊承訛猥加尊稱相沿而不知
改此實無知妄作之罪以此受罪臣雖萬死
固無所辭若謂之僭則非其情也小邦自先
臣以來血心事上盡禮盡誠律用大明律曆
用大統曆服色禮儀無不慕尚而天使之來

有迎詔儀陪臣之去有拜表禮正至 聖節
有望闕之禮率皆虔心精白肅敬將事一如
對越 天威以至各樣文書公私簡牘皆奉
年號習爲恒式此盖常經通義撑柱宇宙不
以內外而有間無論智愚而皆知者也豈敢
以區區一號自陷於僭上之慝哉况玆者
天朝之視小邦如一家小邦書籍如國乘稗
說多入於中國小邦事蹟班班可見且七年
之間大小衙門及各營將官往來軍兵及買
賣商賈背項相望表裏無間小邦所爲纖芥

難掩若所謂夾江中洲者與小邦義州只隔
一水冰合之後漫為平地彼此人民交通買
賣恐惹起事端故嘉靖年間移咨都司或奏
聞朝廷將冒耕等處盡行拋荒至於立碑禁
約事之顛末不過如此小邦自有分土 天
朝亦有定制疆場之事小邦固當慎守其一
而一聽處分寧有彼疆此界互相爭占之理
只欲禁革住種以防混處惹事之患而已小
邦不曾與遼民爭訟而乃云爭訟都司不曾
以此事斷案而却說斷案言之罔極至於是

乎最所寃痛者辛卯之春賊酋秀吉簒君稔
惡陰懷異圖遣使致書以探虛實脅以同逆
要以假道臣拒以大義斥絶其使卽具奏馳
聞事蹟昭然今不必煩辨寧有引賊入內自
覆其國而爭地於　君父之邦者哉臣雖無
狀不至於狂惑喪心求之理近乎否耶若然
皇上緣何發十萬兵以援犯上之屬國小邦
緣何竭七年力以戰自招之倭賊然臣之得
此於贊畫者亦有其由臣頃於揚鎬之歸抗
奏保留論議相左激而至此然臣之意則只

以楊鎬久在小邦一心討賊小邦之人方倚
此而成功一朝受枉邊機將誤却恐大事漸
跌他議或間懇乞專任以畢天討是臣區區
保無他意臣失職辜恩方竢嚴譴尚安敢結
黨朋欺以重臣罪且贊畫東來亦膺 帝命
一再蹤三蹤籌度何事督撫按鎮殆盡一網東
征將士之專意主戰者皆被詆斥且懼東事
之辜完務壞諸人之成績使軍情疑沮諸將
解體其主意所在蓋可知矣即小邦滅亡已
不足言而竊恐天下大事自此去矣臣東藩

之外臣也迹不入於朝無毫髮之援所恃者
吾 君也臣既至此生不如死環東土數千
里淪爲禽獸之區是臣不唯獲戾於 聖明
而又得罪於倫紀爲萬世之罪人得罪於祖
先爲一家之罪人得罪於臣民爲一國之罪
人縱使讎賊盡滅疆土盡復惡名在身持此
安歸伏願 聖明將臣所奏特下公庭另行
查辨事果是實亟正臣罪以肅王法如係寃
枉亟賜昭雪俾臣得以自立於天壤之間則
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兵曹參議李廷龜

之製也 上覽而嘉之遂擢拜工曹參判爲
副使○行長築城于順天倭橋堅守不退劉
綎復進攻之李舜臣與陳璘扼海口以逼之
行長求援於泗川賊沈安頓吾頓吾從水路
來援舜臣進擊大破之焚賊船二百餘艘殺
獲無數追至南海界舜臣親犯矢石力戰有
飛丸中其胷左右扶入帳中舜臣曰戰方急
愼勿言我死言訖而絶舜臣兄子莞秘其死
以舜臣令督戰益急軍中不知也陳璘所乘
船爲賊所圍莞揮其兵救之賊散去璘使人

于舜臣謝救已始聞其死從椅上自投於地撫膺大慟我軍與天兵聞舜臣死連營慟哭

朝廷贈右議政○冬十二月先是秀吉死家康用事取諸將妻子為質收其軍還蔚山泗川順天三路之賊皆渡海而去

己亥三十二年春正月以韓應寅為謝恩使如

京師為謝再發兵糧終始拯濟殄賊敗退邦域重恢事也○提督麻貴引軍還　上出幸江上迎勞之是後諸將之還也　上輒迎之於江上○二月監察御史陳效卒　上臨其

喪祭以大牢○三月陳璘露梁之戰緫兵鄧
子龍力戰以死其喪自南至京 上親臨以
祭之○夏四月軍門邢玠率諸將西還 上
出餞于弘濟院玠奏留萬世德杜潛李承勛
等仍住王京從我國之請也○閏月陳奏使
李恒福等還自京師禮部回咨曰奉聖旨國
體軍情皆朝廷大事朕豈以一小臣私忿妄
許不念將士久戍勞苦與屬國君民泣籲苦
情丁應泰舉動乖謬威制勘科幾誤大事姑
着革職為民回籍聽戡伱部移咨慰諭朝鮮

王俾知朕始終字恤德意仍令戒訓國人益
堅恭順之節欽此合行移咨煩為欽遵明旨
安心釋慮力圖善後用光王業仰副 皇仁
仍曉諭臣民咸使知 聖明洞然遠覽業有
處分各宜恪修職業永矢忠誠毋得妄自疑
畏有辜德意云

庚子三十三年夏六月戊戌 王妃朴氏薨始
寢疾藥房以醫女愛鐘稍解文字術業優於
其流請令入診 上曰聞愛鐘是娼女雖有
軒岐之術不可出入於內庭也○秋九月經

理萬世德等與諸將撤軍回去

辛丑三十四年春三月 上下教于政院曰亂前欲以春秋依綱目之制以左傳爲目以胡傳爲𤼵明方繕寫一二卷而遭亂中輟予每恨之今可依前式寫出以就予志但其卷帙頗多必多書寫人然後可以速完又必使邃於春秋者彙分類聚詳加證正俾無差謬○上下教于禮曹曰恭懷嬪事予不忍言之因事變國家遑遑尚未立神主順懷世子亦無神主予偶思之淚隨言零其令有司立主致

祭○夏五月錄扈從勳定以李恒福鄭崑壽爲元勳恒福啓曰大駕駐寧邊之日沈忠謙與臣請對自 上張燭而見臣等忠謙曰臣初勸 上北幸今聞恒福之言亦有理故請對耳當時登對之言自 上必當省記若非忠謙決策請對則大駕幾不向義州矣是夜自 上命臣出募諸臣之願從者臣遇洪進於門問所向進曰當隨駕臣故試其意設數條以難之進泣曰迂拙儒生縱使東還有何所爲不如得死於 君父之側又見李瑠問

之國曰何問為臣曰今日 兩宮始分我欲
知公去就國張目曰 君父所往安問去就
又有人來傳武人韓淵者慷慨言家世以忠
義相傳遭亂不得隨 君父何面目歸見妻
孥寧赴戰而死臣聞而招問之果然乃與三
臣約此事只臣知之無人可證及至今日半
登鬼簿幽明雖隔舊義難忘獨臣過蒙獎賞
實不能自安於心而有愧於三臣況李德馨
之功實關機宜只以當初因公幹南下追及
平壤非自京扈從之類無人擧其名臣實惜

之 上答曰德馨之功予所知之只緣非初
從之人不録於有司書啓中姑待定功妥欲
議之今此啓辭實獲我心方賊鋒長驅而至
也自請往誘以緩其勢至平壤單舸見虜諭
以利害此豈人人之所能爲乎非忘身徇國
者不能也且忠謙請對之說曾所親知而如
進等願從之言今始得聞令人淚落旣以卿
爲元功此在卿酌處耳○選廉謹吏李元翼
柳成龍許潛李時彥等四人 上命大臣則
官其子潛等並加資○秋八月 上開筵同

知事李廷龜曰亂後田制蕩然無形量田雖曰騷擾而臣意以爲不然京官下去則雖剛明之人必不能詳察自今年收穫之後令其邑宰巡審境內從實報聞然後發遣御史考覈虛實如有隱漏者重治其守令則必不至騷擾矣但此不可施之於一郡一縣必使八路並行然後民役無輕重之偏矣當今最急者無過於此大司憲成泳曰必須先正田案然後量入爲出雖事大供上之事不可一從平時規模繁文末節盡皆除去然後方可取

民有制矣前日諫院請罷尚方貿易自 上
快從之若因此擴以充之則何事不可為也
躬行節儉愛養民力則恢復之道必由此出
壬寅 三十五年冬十一月戶曹請採銀 上答
曰煮海鑄山欲以裕民足國意則善矣但利
源一開弊必影從三秋桂子等閑詩句尚能
起金虜立馬吳山之心況我國處處銀礦之
說流入敵國則安知無流涎投鞭之志乎即
今中朝太監分據十三省大開銀穴利盡錙
銖若令我國銀山之說聞於中朝設官開礦

如前朝行省之為則當此之時不敢知何以處之乎大槩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減一事其勿舉行

癸卯

三十六年夏五月行判中樞府事鄭琢上疏乞致仕 上下其議禮曹啓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者乃是禮經而有德則君不許亦是禮經蓋人臣筋力已衰之後不可強縻職事而人君之不忍遽從其請亦終始優老之盛意我國古制雖未詳知參以見聞亦有所傳文武官致仕者有陞秩給俸賜勑之典又有

給驛還鄉月給食米之教前者故相沈守慶致仕而加致仕二字於本銜上引年請老是雖古禮今無可據之例云 上答曰禮經有致仕之文國典有致仕之法前代有致仕之制唯我國獨不行之似乖優老之意老者安之大夫懸車古之道也今琢退去其鄉仍乞致仕從其願恐無不可遂議于大臣竟從其請○六月忠清監司柳根請修建百濟始祖温祚廟於稷山地 上從之○秋八月時御所有投石踰墻之變命退築宮墻備邊司啓

日時御所權設於閭閻今已十年其間虧損苟且難以盡言在 聖上之心卧薪嘗膽之不暇而羣下之情夫豈一刻自安乎但今日退築宮墻之役移之於修葺景福宮舊城則彼有舊功而用力不多此爲無益而其役浩大不特事勢爲然修葺舊闕亦是不可已之事略設房屋如衛文公之茇舍于漕則孰不爲宜乎曾聞 天朝人論說則亦多以速擇地而定處爲言矣 上命停退築宮墻之役

○九月對馬島倭請開市命二品以上會議

朝堂皆以爲我國與倭國義不共一天而經亂十年尙且玩愒兵力人心無一可恃姑試羈縻徐圖長策似合權時之宜尹根壽以爲此賊之退專仗 天朝兵力今日通市一事如不獲已則宜且陳可虞之情形奏聞 天朝似爲合宜備局回啓請權宜處置姑緩出鋒事明白咨奏聽其裁處 上從之

甲辰 三十七年夏六月賓廳元勳及大臣啓曰辛丑勘勳時扈從及征倭兩功臣分而爲二壬寅秋始有合錄之意即稟旨改定今者言

官又請分錄其中削去者二十七人追錄鄭
運等亦當並削然則征倭武將所存者只李
舜臣權慄元均高彦伯四人而已如權應銖
之於永川有收復之功李億祺之於舟師趙
儆之於幸州有勝捷之功金時敏李光岳之
於晉州李廷馣之於延安皆有全城之功而
俱被削去他日武將之解體不可不慮壬辰
亂初申點在玉河館聞倭變號哭請兵其後
大兵之出來者皆點之力而獨不得參此數
人等宜並仍存且兩功臣當初其數甚多故

定為四等今既分號請以三等勘定兵糧奏請使臣亦移錄於征倭之勳 上從之其後改扈從號為扈聖征倭號為宣武大封功臣以自京城至義州終始隨駕者為扈聖功臣以征倭諸將及兵糧奏請使臣為宣武功臣以討平李夢鶴為清難功臣皆分三等錫號有差○秋七月配享楊經理于宣武祠 上下敎于備邊司曰昔在丁酉南原既破賊兵長驅入民奔竄都下驚潰楊經理自平壤兼程疾馳直入京城指揮諸將分道擊賊賊遂敗逃恢復疆土此

其基也且冰蘗清操一芥不取號令嚴明人莫敢犯不幸功未就而爲奸臣所構陷古者立祠必有配享乎欲以楊經理配于宣武祠可博采公論以啓大臣以下皆以爲可遂命配享而令冬至使求得其畫像而來○冬十月羣臣請上尊號 上答曰省覽啓辭涕淚先零安有此理予宗社一罪人也慙負天地臣民不可復冒大位而旣不能逃以至于今唯當以罪人自處當賊鋒北上之初力不能敵徒爲出奔之計欲歸死於父母之側矣邦

大朝神武大振貴國威靈更張則餘孽既行勦滅凡爾醜虜莫不喪魄落膽日後豈復有如匪茹之關酋間或逆萌敵國職在藩封誼屬友邦自將猷念共分遥偵𥨊探馳奏 天朝轉左右以聞𦒢無遠慮仍獻綿紬二十端黃石紬十端花文紬十端土扇二百把癸卯年冬至使宋駿自北京賫來至是付送回咨及回禮物件於冬至使李尚信之行○秋九月時王子臨海君肆橫恣特甚 上下敎歷舉肆狂悖之行仍令有司並還所奪奴婢於其主所畜官妓於本州官奴之依憑作挐

者亦令法府治之為諸王子戒

戊申 四十一年春二月朔戊午是日未時 上疾猝然危篤薨于貞陵洞行宮正殿是年六月葬健元陵西岡之穆陵羣臣議 上德行功業上謚曰顯文毅武聖敬達孝廟號曰宣宗（光海復改宗稱祖）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三